



水心文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

送鄭景望二首

兩地旌旗一閩中十年監牧九卿崇安輿遍就東  
南養遺俗將陶雅頌功愛護元身如寶玉節宣時  
序戒螟螣遙知獨上千山路處處梅花逐煖風  
江左諸賢盡凋落邇來名字未深知願公年德加  
前輩救世勲庸莫後時國重四維人建立天還一  
統道藩籬彌綸康濟何曾極自古忠臣不遠期

曾晦之挽詞

交游盛處失駢駢筆硯窮時縮碧藍驥老尚能舒  
駿逸龜潛終不慕芳甘壽過捌拾人人羨恩在鄉  
閭事事談埋沒平生無限意夜深樵唱起溪南

次韻喻叔寄九日

遶湖秋色去茫茫塔立峰端表自強因上峇峩覽  
吳越逆從開闢數羲皇暖風駐帽嚴公會早閨勾  
花絆客觴閑却陶潛玩幽獨可憐車馬共誰忙

中洲處士折梅花并新語爲贈率易鄙句爲

謝

中洲之中十樹梅蟠枝着地照蒿萊卽非無主憑  
誰伴自不衝寒要早開午蝶只隨游子意暮笳難  
寫遯夫哀幽懷寂寂天應笑插向歸帆雪滿桅

送劉德修時在京口

日日秋風江倒回江邊執手重悠哉兩山只欲當  
中住一舸還應却下來說與蛟龍息豪怒亦令鷗  
鷺少嫌猜吳頭楚尾何時極拈就前詩併展開

送范文叔知彭州

君今結束歸何勇我獨棲遲去不能江水入冬猶  
浩蕩風帆逼歲合騫騰相逢論事信徒爾清坐矢  
心嗟未曾想得彭州退公後夜窻重整照書燈

送潘德久

每携瘦竹身長隱忽引文藤令頗嚴聞道將軍如  
郤縠不妨幕府有陶潛江當濶處水新漲春到極  
頭花倍添未有羽書吟自好全提白下入詩奩

樓叅政挽詞

外補何多只近州却於中禁賸淹留晚叅國論非

無樂苦說時難更有愁天下知心古來少人間此  
夢覺應休自嗟不識鄞江路清淚因公寄海流

無相寺道中

傍水人家柳十餘靠山亭子菊千株竹鷄露啄堪  
幽伴蘆葍風乾待歲除與僕抱樵趨絕澗隨僧尋  
罄禮精廬不知身外誰爲主更覺求名計轉疎

趙路分挽詞

平生王孫忌太康承家孝友更溫良鴻冥鵠舉須  
言命桂死蘭摧不斷香古有失時堪恨惜從今虧

處取酬償佳城况遇朱公子大旆高牙屬令郎

陳益謙挽詞

余與益謙居相望疇昔雅相揖而已益謙死其子以書求哀挽言君之材與學皆余所未知也訊之王成叟信然乃爲作此詩

舍南巷北水同流稻菽參差各自謀不料多材能轉物更憐無地與伸頭蛛絲委架詩書慍鷺羽空陂菡萏愁好在夜深明月滿人間地下兩悠悠

寄呂巽伯換酒亭

瑯琊初址未完牢猶倚虛名用我曹自可全將醒前了何因偏向醉中逃艱危未肯當時共誕逸空傳後代高還有遠孫留墓側繞亭寒葉夜騷騷

併工

併工催作趁春前又值春歸一筦然新筍頓能長數尺晚花寬與待明年回廊寂寂爲苔地後塔陰陰造雨天坐睡不驚還自覺鬢鬚將老到衰邊

菊花開送徐靈淵

白頭幾度重逢九方是今年種菊花衰病自憐何

處看馨香聊向小園誇討論  
搖落生光怪暖熱風  
霜與麗華正好行吟君已去  
別移秋色付誰家

次韻韓仲正

塞戶低眠畏北風  
詩來喚起自江東  
林迷久已隨  
牲鹿磬止何曾有  
漸鴻常日錐刀希  
楚富千年鈔  
槩諱丘窮莫將  
新意翻碁局  
一等成虧付國工

齊國太夫人挽詞

風樹秋悲乞暫閑  
壽星霄隕幾時還  
子同房杜經  
綸地夫在苟  
陳伯仲間恩重  
七封開表海  
行高三

美勒名山猶言未足平生養  
看卽元台恨莫攀

安撫待制侍郎徐公挽詞二首

玉質金章映海濱  
養成天德異凡倫  
曾顏窈眇關  
前聖管葛麤疎付後人  
惆悵窮途三訖癸  
吁嗟厄  
歲再逢寅送公何物堪將去  
留在埋銘石色新  
飲冰那得不醒然  
北看成南醜  
又妍建策須爲萬  
世慮孤忠亦有一身全  
星文忍向生前墜  
夢事方  
從死日傳莫指鳴山歸路熟  
青林黃葉度年年

許相公挽詞二首

容成堂上光華別謝客巖前意象閑身到三台良  
未滿年添九老定誰慳高期落落塵囂外苦論喧  
喧醉夢間我欲爲公深着語桂林芝樹不同刪  
行露空多曉色催夜香燒斷作飛埃松江鱸好憑  
誰憶金谷花濃只自開玉女雲中應盡去仙人霧  
裏更重來千年一判禁銷得涕掩寒塘錯莫回

送丁子齊主簿

明經六十未收科自取南官計若何來歲須將一  
戰霸浮家今厭百程過預愁菊葉行中破還喜梅  
花到後多從古功名致身早誤隨陶令晚蹉跎

丁少明挽詩

枕冷秋山不記年時時逸想醉看天吟成絕妙驚  
人句散盡麤浮使鬼錢萬卉有情風煖後一筇無  
伴月明邊新來王子碑能說筆意堪將此共傳

宋仲方遊吳袖文索詩爲別

九曲絃歌滿巷傳儒林聲價有誰先昔憐少學隨  
翁久今喜新文信汝賢刪後畫前元未聖南花北  
葉定誰妍終期猛進一篙力透過龍門急水舡

毛密夫挽詞

我昔髫年侍此翁自甘窮僻古人同道修白業曾  
先悟官近青雲却未通庭長嫩蚪新戲雨徑存衰  
柳舊搖風世間榮落私情盡留得清名是至公  
直院中書莫公歿徃哀痛不能成文輒留小

詩靈几并致鱸魚金柑爲奠

閣老今無地上身黃麻紫誥兩沉淪虛懸東嶺來  
時月難挽西山去後春試割冰鱸猶脆薄重飡野  
橘尚甘辛最隣趙子同心事相看題封淚染茵

薛君季常挽詞

汨羅謾隕離騷經伊洛源流今更清自別三年無  
信息忽驚一日有銘旌乾坤未放虛空壤蠻觸猶  
須事業成桂樹團圓半丘土春風還許爲君榮

題彭澤縣尉廳林壑之勝

彭澤西山天祕惜淵明未敢發幽緘始從石尉兼  
王尉洗出前巖到後巖也只暫時供步履可能終  
老卸朝衫應須却誦歸來句重把家園草自芟

送趙提幹



與君中外情偏厚嗟我龍鍾志已摧豈有尋常墮  
泥滓不教宛轉助風雷花枝買笑前村起柳帶牽  
情別浦催細雨酒亭東望處應將新語寄潮回

賀縣尉

端龐還有北人風大雅元非楚士同此日深探應  
徹底他時直上定摩空離家杳杳百灘外過我昏  
昏三伏中籬破屋荒無路入荷花招手席門東

送曹潛夫

東南作闕歎年徂遠遠參司到蜀都元帥幕中須  
受辟生羗界上也分符開吟杜甫詩千字時載楊  
雄酒一壺只我衰殘望君切杜鵑聲裏認歸塗

謝李叅政因送曹瀘州寄簡

大厦元須獨木支李公補處屬良時千年立國唐  
虞上一念勤民禹稷思恨昔寡聞空自誤况今消  
盡有誰知雙鳧雙鴈蕭蕭影孤嶼亭邊正着繭

贈李秀才肖舒

帆來帆去海中山自笑臞仙歲月閑忽值巡遊防  
豕突也叨扈從識龍顏寺傳弓劍烟嵐外門掩詩

書浪泊間待得諸孫上金榜九重高拱報堯班

郭伯山挽詞

兄弟窮經各一時百年義塾尚留炊講燈常照鶴  
窺坐壇杏半紅猿揀枝未奏邊功明主惜將成京  
秩故人悲挽君已老應先盡安得埋銘更後垂

題王叔範自耕園

自耕不要從人得知在盧南第幾街吳地于今說  
佳麗浙人自昔巧安排包留花竹春留巷謝遣蒲  
荷雪滿涯必想新園名字出故時臺館半沉埋

福國太夫人陳氏挽詩

曾經天語贊華簪應是忠多報獨深寂寂孤鸞羞  
鑑影輝輝雙鳳失梧陰冲心自與家規競空性都  
無世網侵聞說埋銘親付祝照碑斜日下寒林

送郭黃中

鴈山削玉上青雲仙侶常游遣俗紛飛鳥可無能  
少駐洞簫何幸復親聞看承下戶恩尤重賓禮高  
賢意自欣忽憶門西貧士宅蟄雷繞甕黍初饋

劉孺人挽詩

嗚嗚當年女手縫一家從此更雍雍性安於善行  
無迹兒自爲銘筆有蹤聞說湖清見龍首還疑墓  
長羣雲峯哀情變化何終極留澤凌霄絳遶松

張提舉挽詞

令祖親扶日馭升孫今喜復似翁清恩波再入淮  
流滿信節初傳嶺外名夏木千重添野趣秋風三  
疊寄幽情長年慣唱漁家曲難聽茲晨薤露聲

薛端明挽詩二首

可但補闕名官日不逢引裾強諫時上朝有疏天  
常納下殿無行誰獨疑論道何如出綸晚督軍頗  
嘆封侯遲凌烟畫手今寂寞荳蔻林高荔子垂  
冰稼初融闕月沉英豪四坐地爐深爭看麈尾頻  
揮處難了朱絃未盡音惟我輕談當世事知公默  
會古人心空山穩對梅花宿錯向林逋墓裏尋

送林子高

老我追隨亦賸人研軒標格久成塵意先遠水常  
趨海節與修篁自作筠諫苑舊知欣有信滌坊新  
隱嘆無鄰梅花應待行時發野岸山房探得春

塔頭林君挽詩

之河繞浦各紆縈  
結束樓臺穩更清  
全與好人修實地  
任教流俗趨虛名  
兒應自了書林債  
淚苦還滋墓栢榮  
今歲田荒望周急  
鄉村憶着倍關情

題劉潛夫詩什併以將行

寄來南嶽第三藁  
穿盡遺珠簇盡花  
幾度驚教祝融泣  
一齋傳與尉佗誇  
龍鳴自滿空中韻  
鳳唳都無巧後哇  
庾信不留何遜往  
評君應得當行家

送宋知錄

與子比鄰計未疎  
河梁新駕月明初  
老人輕作三年別  
強記難忘一覽餘  
節相喜材添局務  
寺丞引類惜朝裾  
只愁戀着衙樓好  
回厭家山道不如

和王宗卿白兔詩

鴉帶初陽照廣津  
兔隨斜月滿虧輪  
瑞登韓筆名尤重  
喜動歐吟事轉神  
不道竒毛妬霜雪  
應知雅意合松椿  
龜年鶴歲猶嫌少  
獻與尊堂別紀春

李處士挽詩

憶吟詩句與君兒  
曾說高宗涕自揮  
兩地兵休重

富樂百年家活共輕肥多留螢火明書案閑看魚  
簑傍釣磯身內已無塵土僻霜阡雪塢送將歸

衢州雜興二首

玉研朱兮不可尋暖風催綠麥成陰越山行盡見  
平野江上水流無逝音地跨京師都邑壯俗兼吳  
楚智謀深詔書寬大邦人誦知有賢侯綏轡臨  
樊梅野雪掃成泥桃李紛紛照舊蹊行子束書輕  
駟馬主人炊蓐候鳴鷄百年囹圄荒蓬藿萬里耕  
桑接町畦堪笑腐儒何用此只今飄轉楚江西

送劉晉卿

草黃木脫何所適使我感嘆生百疾天驥屢爲駑  
駘笑良玉空遭砒砒黜少年莊志思絕塵只今作  
計常後人明堂巨棟吾何有護竹養花甘隱淪

七言絕句

題閻才元喜雪堂三首

東來十月黃塵滿霰點霜花總未堪恰是使君誠  
意足帶將臘雪赴荆南

平壓龍山五尺危墮鳶何處避陰威漸令融罷春

泥輒麥浪黏天燕子飛  
簷角低猥小凭欄霏霏只合對高寒他年認得名  
堂意不作銷金煖帳看

除夜元日連登煙霏樓二首

巖巒寬去靈虬寺水竹低橫處士園此是蘄州無  
比好亦如淞下好山川  
摧荷禿柳不勝春脉脉荒堤數過人我若有材能  
速化應將地巧答天真

元夕立春喜晴於是郡人久不出矣三首

膏火無光已累年歡娛少味是窮邊強吹簫鼓迎  
烏帽勾引遊人近酒前

十夜茅簷宿凍雲商量送臘又迎春併將束葦熏  
天焰回得陽和捧日輪

艾褐家紬濶濶裁抱孫携子看燈來餘甘暫棄從  
教覓莫鬪機心漫自猜

岷江愁二首挽陳持中知府郎中嫂恭人

岷江諸峰如獻酬岷江潭頭紺碧流不愁水生勸  
人去只愁人死送山休

水心文集 卷八  
誰家雙旄揚春波黑頭中郎宰相科有兒有女後  
應好同穴同時今奈何

劉高士自畫琴橫膝前對雲起求詩

試向遮巖擁壑時弄絃調軫按前徽未須寫就多  
情曲饒與閑雲自在飛

水心卽事六首兼謝吳民表宣義

生薑門外山如染山水娛人歲月長淨社傾城同  
襖飲法明闔郭共燒香

我久無家今謾歸賣田買宅事交違填高幫濶爲  
深費柱小簷低可厚非

雖有蓮荷浸屋東暑煩睡過一陂紅秋來人意稍  
蘇醒似惜霜前零亂風

拒霜旋插花疎疎甘菊新移日曬枯花草只今如  
此在幾時寫作會昌圖

聽唱三更囉裏論白旁單漿水心村潮回再入家  
家浦月上還當處處門

吳翁肥遯逾七十木老芝荒手自鋤惠我篇章成  
錦字西鄰得伴亦堪書

詩悼路鈴舍人德久潘公三首

詩人冥漠去何許花鳥相寬不作愁耆舊只今新  
語少九原喚起韋蘇州

風騷闡域自難親隨世聲名未必真更遠更疎應  
不在山謠水語記精神

憶昔論詩不自鑄上規雅頌復誰先此絃合爲何  
人絕重撫遺編一慨然

柯君振相別三十餘年爲言親喪不能舉請  
賦此詩庶幾有哀之者

土淺難藏夢裏身春花秋草幾悲辛無人爲買南  
山麓月戶風櫺作好隣

橘枝詞三首記永嘉風土

蜜滿房中金作皮人家短日掛疎籬判霜剪露裝  
船去不唱楊枝唱橘枝

琥珀銀紅朱是醇私酤官賣各生春只消一盞能  
和氣切莫多杯自害身

鶴袖貂鞋巾閃鴉吹簫打鼓趁年華行春以東崢  
水北不妨歡樂早還家



贈某道人

赤脚蓬頭古觀旁，沉迷人海意茫茫。  
公卿見了無奇特，更說長生別有方。

過葉威仲不值

菊苗新擢馬蘭叢，柳老吹花拂掠空。  
聞說先生過山去，釣絲無主繫東風。

余泛舟不能具舫，創爲隆蓬，加牖戶焉。

雖然一槳匆匆去，也要身寬對好山。  
新构蓬牕高似屋，諸峯獻狀住中間。

鋤荒

鋤荒培薄寺東隈，一種風光百樣栽。  
誰妬眼中無俗物，前花開徧後花開。

送朱相士朱文昭族孫云得劉碧雲相法

南蕩書林長砌蘿，碧雲鞋底曬庭莎。  
從今湖海須行徧，眼法雖親要看多。

潛經閣

當日先生任一軒，手抄六籍自忘言。  
至今遺墨如新寫，付與樓居四世孫。

題施紙被蔡宣義所藏孫太守褒諭帖  
乞子勦勦暖凍軀押衙得得奉親書孫公已去蔡  
公死近日鄉人嘆不如

劉氏女自誓爲尼憐其操者幸助成之

漢上洪波不可親夔州華髮自嫌貧世間浮想如  
枯蠟還向虛空嫁此身

送蔡學正

鍊盡剛成與物和崢嶸夜氣合清磨好溪新漲連  
天綠近晚無風亦不波

奉酬般若長老

簡師詩語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小  
兒女塗紅染綠未禁春

營師常秉燭爲人說氣色戲成此絕

曙色熹微已出門擘浮熱眼相旁人不如睡足朦  
朧起留得沉光看本身

衆議留李師煉丹旣而不果

火養經年汞未收病身還向急時求道人別覓安  
爐地今夜潮平下館頭

下僊看梅二首

背人遠住奚師塢何意追尋特特來更要明年此時節溪翁相喚不相猜

隨山的的五千樹慚愧識花人姓施說似龍形都不肯昨朝新見水沉枝

對讀文選杜詩成四絕句

一從屈原離騷賦便至杜甫短長吟千載中間多作者誰於海嶽筭高深

此老性坦率無那評文兼世情若比乃翁增

上慢諸賢何得更垂名

江淹雜體意不淺合彩和音列衆珍揀出陶潛許前輩添來庾信是新人

草堂四松看摩空瀼西千果交青紅似須隱約住蜀道可惜奔波離峽中

題學海樓

夜誦都忘浪枕喧爾家江月舊樓存新來轉使朝宗近日送風帆到海門

張總幹挽詩

長年官食旅邊州當路知音不自繇薦墨雖圓人  
已寂半輪斜月返新丘

翁常之挽詞

晉畫唐吟老愈竒堪嗟動轉是風機幸能栩栩形  
中去何不蘧蘧夢裏歸

秀峰插天下回溪曾送郴州路久迷更欲扶衰爲  
公徃葛陂龍化的盧嘶

陳待制挽詩四首

喚作成虧總雪消等閑好惡任風飄齊侯自要乘

千駟顏子何妨飲一瓢

已報西川落那邊倒杯索賭計茫然也知漢北餽  
糧聚能使江東保障全

昔年行住偶相同捨策追羊徑未通只麼空歸在  
何處一竿紅日海門東

世事從來半局碁夜眠還有不應時時巖橋畔船  
辭柁冷水觀邊花發枝

送鮑賓甫

近年詩友東西去贈子驪駒媿不多古柳渡頭音

調別滄浪聞處夜深歌

請惟耿住水陸院

宰官不管僧閑事北秀南能總未親說似隨緣耿  
長老這回住院且繇身

讀葉子元詩題其後

心閑誤比游絲轉境勝空疑濁燄流我亦輸君聞  
早覺醉吟都與句中收

送別李毅高宣教

堪嘆媧皇六葉孫直將豪武蓋諸昆黃金散盡身

如寄閑管春風白下門

送黃巖二陳秀才

一雙璞玉稟天和遠向東州就琢磨待得永無痕  
鏤相莫言功用不須多

建會昌橋

十里滄浪絕岸遙幽人行處有誰招幸無車馬妨  
來往買斷寒蔬取意挑

蔡艮甫觀願堂

觀願有二義士窮在下安分內足而不希非意

之獲歛躬退守而不顧因人之榮所謂觀其自  
養也蔡君近之

不多花卉春長在麤有田園歲自豐爲問靈龜千  
歲訣此中風味許誰同

章仙姑

栢水爲糧自療饑春江千里正逶迤應知偃鼠歸  
休地不在神龍起蟄時

小句送陳粹甫知錄

蕩裏舟輕指外沙夾溪簷蔔正催花南風借與迎

親便未離家時已到家

送孫子淵潭州司理

我住瀟湘獄自清囚衫蟲蠹雨飄零如今三院更  
幽寂閉戶勘書花滿廳

郭宰爲鄭全真歿買田以贍其後

鄭生在日常無食身後恓惶又可知郭象有緣天  
付與新租滿碓不言饑

贈通川詩僧肇書記

海濶淮深萬里通吟情浩蕩逐春風却尋斗水龍

九川文集 卷八  
三十一  
湫任裁剪雲煙字字工

贈瑞鹿瑩老化緣鑄鐘

寺寺簷花院院鐘誰人肯顧此山中待看窈窕廊  
陰裏攏袖疎槌答遠風

寄題葉路分與君樓如今若肯從徵召總把

三峰乞與君太宗賜陳希夷詩也二首

封侯無例乞名山只許幽人獨占閑若會當時與  
君意林泉合在市朝間

直南正竦三竒峰更著東西紫翠中面面欄干太

親切要看烟雨澹空濛

寄題駱子高解元蝸室

須知兩角怒蛙升卽是千尋綵鳳鳴滄海定知伸  
縮處君看黃潦漫虧盈

薛巖州挽詞

瘴雨蠻烟盡掃清釣臺方軌淨無藤堪憐獨立滄  
江上不許朱轡更一登

送胡彥思

秋旱兼春處處祈微茫欲雨又還非汝行恰值此

時別不到為霖不肯歸

贈蔣知縣二首

穩絆芒鞋盡室行何曾遣吏向前迎存齋盡問深  
深意只此能存不用名  
紙貴應誇作賦奇無牛也復詠周詩長官况自清  
如水說與邦人共展眉

贈孫十五道人

將軍橋畔女仙家年與鍾馗宴與花欲度世人無  
妙訣睡長留日住簷牙

送王宗卿二首

米多糠少賀豐登蓮吐雙花麥五莖別有到家皇  
瑞處繞籬黃菊向人明  
久違曾閱膝前勞翻得龔黃意外褒但使親年多  
過百人間一品未為高

題方武成詩卷二首

聞說莆中方武成年登二十便長吟鬼神送與天  
成句不道思多嘔出心

自古詩人高遠處看君涉步邁前峰謾呼賈島為



水心文集 卷八  
同社莫遣陶潛是別宗

送惠縣丞歸陽義二首

二嶺描成翠骨堆一川  
罨畫綉徘徊三年塵土無  
人識山水虛閑與喚回  
我在水心南岸村尋常  
風景不堪論等於天壤中  
間任草醉花迷共記存

送呂子陽二絕

七峰斜轉斗光寒千仞飛來雁影寬  
生怕被君題寫盡更流風景後來看

好花移買自嫌貧浪葉空多未許春  
放出江邊無數橘半黃半綠惱騷人

徐師屋廣行家集定價三百

徐照名齊賈浪仙未多詩卷少人看  
惜錢嫌貴不催買忽到雞林要倍難

薛景石兄弟問詩於徐道暉請使行質以子  
錢界之

彈丸舊是吟邊物珠走錢流義自通  
認得徐家生活句新來欄典諱詩窮

渡浙江

晚霞銷盡月明鈎萬頃無風一水浮長怕舟師深  
擊楫自令洄洑起中流

遊衢州府園

破疑庵裏押衙石塵外堂中急就章猶有春風爲  
披拂看人歌舞過殘陽

再過雲庵

寥寥夜角難禁夜滑滑山鷄只記昏風景不隨人  
老大蒼松無語對修筠

次王道夫舟中韻三首

鸛鶴收聲避鸚鵡田家蠶麥已知秋西湖風物無  
人共時有跳魚入過舟

橐弓聽樂心肝盡拔劔論功目眚豪鳴鳥不聞千  
仞遠搏風鷹隼頓能高

舊讀凱歌追小雅近看羽檄過西京中興文字須  
公等容我春山帶犢耕

因在秀州寄王道夫詩三首

袞袞紅塵五月留來時落木不勝秋只今春事濃

如許萬里滄浪又一舟  
魚龍遠避水光浮草木怒長山意豪獨立和風清  
宿酒晚雲收盡月痕高

潘君狂甚詩能古葉子文高世莫驚何處有田求  
二頃向來三月決歸耕

水心文集卷之八終

水心文集卷之九

記

白石淨慧院經藏記

樂清之山東則鴈蕩西則白石舟行至上水陸見  
巨石冠於崖首勢甚壯偉去之尚數十里外險絕  
有奇致其山麓漫平深泉衍流多香草大木陸地  
尤美居之者黃錢二家累世不貧以文義自篤為  
秀士北山有小學舍余少所講習之地也常泐流  
上下讀書以忘日月間亦從黃氏父子漁釣島嶼

繁錯可游者十數有楊翁者善種花余或來翫其  
花必大喜延請無倦間又游於其所謂淨慧院者  
院僧擇饒善詩義充從岳文捷皆黃氏子終老不  
出戶而從岳又以其兄子仲參爲子余時雖尚少  
見其能侃然自得於山谷之間未嘗不歎其風俗  
之淳而記其泉石之美旣去而不能忘也蓋天下  
之俗徃徃皆如是使爲上者知冒之以道而不以  
偏駁之政亂之則以余所聞於古人之治何不可  
致之有哉他日仲參忽來謁余敘其所以爲別者

蓋已十五六年矣問其舊人則擇饒義充從岳文  
捷皆死矣其他老人多無在者楊翁者亦已死而  
草木衰謝不復可識因相對感愴久之問其院之  
興廢則曰門廡殿堂庫溷之室昔以毀而缺者今  
麤具獨轉經藏屋廬閎麗像設精嚴殆爲一院之  
極此今之所創而昔之所無也於是仲參請曰此  
經藏者先人以垂死之言命余輟其學而爲之者  
也雖不敢有其勞亦無廢於先人之命以公昔之  
所嘗游而今問之之悉也盍爲我記焉余旣嘉其

以成先志爲孝而重其申故舊之請且因可以記  
余之所不忘者故不得辭問其院之始末則曰始  
建於唐之龍紀爲廣教集雲而今名淨慧者大中  
祥符之所錫也其在政和嘗易爲道士之觀而後  
還爲院旣還而睦州盜起焚於宣和之三年而淳  
熙三年十一月朔則此藏之始建也八年十一月

### 江陵府修城記

太原閻公治江陵始至與將佐行視新城壁及戰  
守之具曰美哉丞相衛國趙公之所爲也公莅荆

六年不趣令暴興簡絀細苛壹於無事繫楚邦保  
障是急詭大力難爰集茲緒卒有功庸爲方鎮首  
家銘史冊書法舉焉而公弗命故無記者將何以  
昭丞相之勤久荆人之思某實受任代公其無泯  
缺之懼旣乃謂某子以謀議名官記子職也始江  
陵息靖康之難伐芟蘆逐虎豹四招流民重立坊  
市垂五十載漸還故初惟城朽敗日甚毀垣頽塹  
莫補莫續驢馬之馱可徑門關之闔不楔也前後  
守者以役衆費廣不敢有意至言羅郭無用纔葺

子州可矣人苟其居不自顧必朝廷患之令都副  
統制總領錢糧講修築之政安撫使不得預議久  
不決趙公聞而歎曰郡守號稱專城近制仍提督  
修城今將修江陵而帥守不預非法意也遂具爲  
奏且合他司固請詔許焉錢二十五萬貫米四萬  
石皆從中下役以江陵鄂州駐劄之兵佐以郡府  
之義勇趙公杖屨日出城上以勸勞之始於淳熙  
十二年九月成於十三年七月爲塼城二十一里  
樓櫓戰棚之屋一千三間浚隍池繚甬道備凡扞

禦器械之用然後江陵之人更門益宅早卧而晏  
起四方之來者驚其厚墉崇雉歸然於長川大陂  
廣野之中環城以騁登樓而望知其跨江北連襄  
沔莫不慨然思憑國威而壯戎守也天子遷趙公  
金紫光祿大夫以寵褒之孟軻論高城深池之利  
不如人和蓋先治其城郭者乃諸侯郡守之常政  
爾其後吏慢因循以爲幸其人之和輯可以坐鎮  
何必殫財動衆以新無用之城壘及變故起於倉  
猝則雖有堯舜之民不能以自保此明主之所鑒

也至尊壽皇聖帝順天從時不輕試征伐自淮南  
至京以西數千里險害之地皆特使將軍城之州  
縣主給期會而已獨江陵爲後而趙公嘗相天子  
知上意因力以請然則閻公之欲記豈獨以明趙  
公之績哉所以示壽皇聖帝之規烈使臣子不敢  
忘也趙公名雄爲右丞相去江陵而判其鄉資州  
閻公名蒼舒爲吏部侍郎待制龍圖閣其繼趙公  
自漢中徙焉紹熙元年八月二十日

漢陽軍新修學記

古之言曰一道德同風俗風俗之難同也以其陋  
而遠雖道德大備之世莫或齊焉江漢蠻荆之雜  
爾自虞夏時治之略於中國惟周以增累仁義化  
衍南服至能使江沱之媵躬無怨之勞漢廣之女  
息游者之思歌於正風號登太平矣然而國別土  
斷卒無卓然以忠哲志義之材自成者及楚用其  
民縱橫吞滅君臣暴詐之行著於春秋久而孫卿  
屈原之徒議論風旨爲天下師則怒峽之巔絕沔  
之涯蘭芷芳潔寶璐照耀而楚之文詞嘗盛矣是

其昔之和平專壹秉內性之理義有合於風雅者  
或不自知其善也而悲憤刻約琢外巧之卉木遂  
變風雅而爲麗淫者亦不自悟其失也隨習遷改  
常性爽越千載之後終爲楚人之材嗟夫周道之  
備也江漢之民雖觀感其善性而未能成材逮王  
澤之衰也反沉溺於荆楚之習而不克自振可不  
哀歟今吳越閩蜀家能著書人知挾冊以輔人主  
取貴仕而江漢蓋鮮稱焉豈其性與習俱失之哉  
漢陽昔鄖子也以遺音求之正召南漢廣之地岸

南卽鄂州今之巨鎮王師所屯通闡大衢商賈之  
會物貨之交也漢陽獨力漁勤稼不以走集逐利  
相夸詡士大夫以其俗靜而樸徃徃捨鄂來居焉  
軍學地卑下先時江暴漲南湖不泄洄洑停積摧  
剝墊壞知軍事吳興皇甫煥築而隆之盡撤舊屋  
更起新宮旣成而堂廡隆崇百楹相扶墻篲外周  
赤白炳明侯使請記於余於是東平鞏豐寶爲學  
官夫以鞏君之博敏達於教皇甫侯之聰明辨於  
政爲是役也不徒示人以材力之所能至而已使



其考正古今之俗因野夫貧女之常性而與其俊  
秀豪傑之思一其趨向厚其師友畜其聞知廣其  
倫類極夫先王道德之正文獻淵源之遠而一歸  
于性命之粹其視成周之士庶幾乎何必爲楚人  
之材也千載之習固不足以亂之矣若夫利祿之  
學枝葉之文口耳教導媚世希寵斯又在孫卿屈  
原之下爾非所以媿也故爲記之以答其人紹熙  
元年十月

覺齋記

所謂覺者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是已夫是理  
豈不素具而常存乎其於人也豈不均賦而無偏  
乎然而無色無形無對無待其於是人也必穎然  
獨悟必眇然特見其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必  
有出於見聞覺知之外者焉不如是者不足以得  
之古之人其養是覺也何道將非一趨於問學而  
不變乎將非責難於師友而不息乎將非先義而  
後利乎將非篤於所以自爲而不苟於所以爲人  
乎是其得之也死生禍福齊焉是非邪正定焉人

之大倫天下國家之經紀取極於是矣余觀三代  
之後世遠俗壞士以利害得喪爲準的雜揉其思  
慮紛汨其聰明以求參乎人情違順之間喜相翫  
也怒相寇也障固其公共者使之狹小闡闢其專  
私者而更自以爲廣大也於時獨悟特見之士覺  
於道而違於世昏然爲天下大迷悲夫以一人而  
覺一世之所迷合一世以咻一人之所覺其所謂  
問學師友之序義利人已之辨常患乎乍存乍亡  
若起若滅方與世俗交鬪而未已也然則理雖常  
存而覺之者病矣及其甚也異端之說至於中國  
上不盡乎性命下不達乎世俗舉以聰明爲障思  
慮爲賊顛錯漫汗而謂之破巢窟頽弛放散而謂  
之得本心以愚求真以麤合妙而卒歸之於無有  
是又大異矣然其知是也其覺是也亦必穎然獨  
悟亦必眇然特見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亦必  
有虛處見聞覺知而後可士徒厭夫雜揉紛汨之  
爲已累也遂捨而求之者十八九矣嗚呼聰明固  
無紛汨而正矣思慮固無雜揉而壹矣道德仁義

天命人事之理不可以有易也夷夏之學不可以有亂也以世俗之覺蔽其中而又以異端之覺奪其外則理之素具者其不缺而常存者其不隱乎是故今士之於道有二難焉華陽范東叔名燕居之齋曰覺使余記之蓋東叔之致其知深矣故以余之所疑質焉紹熙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 煙霏樓記

煙霏樓者本西樓也太守仲并更名之余自湖口渡江沿淮北上至王潼洲燒葦夜行投宿民舍遲明道上車夫與牙兵相詈擊慰謝之然後肯去踐小楊湖一步數陷所過空隄絕岸敗蘆衰莽而已入濯港乃見黃梅諸峯雄秀可喜而百餘里之間碎坡叢岫靡迤連接淺泉細石經絡田畔則斬之土無不闢而居者相望矣然而州無城堞市無廛肆屋無樓觀佳卉良木不殖公私一切簡陋四方之集徙者以欺誕苟且爲生促具衣食則止其於絕埃煩近清涼理榛荒致茂好居高覽遠以遂其生之樂非惟不能亦未之知也故郡之涵暉見山

與超然觀之廢址不散則偃景蔽而意昏皆不足  
以處煙霏者直通判廳之西其下中洲隱士李之  
翰所居稍有水竹花石之勝四旁廬宅以寬且遠  
不見甚陋鷗鷺之羽鷄犬之聲飛走喧寂各會其  
性林樊間錯掩靄西去對靈虬馬下等山拱揖賓  
伏陰晴旦暮天地之氣迭爲降升登之者亦如在  
吳越綺麗之鄉湖湘清幽之濱使吟者忘句而飲  
者忘酒也蓋一州之觀無以過此夫蘄山澤之聚  
淮之名城也豈其天趣不足哉特地方有未盡爾  
以余之不肖忝長吏於是不能疏滌其陋以安利  
之徒品擇其美以自縱也豈古人所謂富而教之  
者乎顧今之吏有不可以此責者故記其說以遺  
通判事朱君侯刻之樓上使蘄之人能盡其性之  
德以爲材盡其地之力以爲利生殖遂長而英發  
器用堅實而久成如韓之樂公劉之芮鞠淇澳之  
君子亦欲其知自茲游者始也紹熙三年正月四  
日

李氏中洲記

君隱約於蘄久矣在城西中洲依水爲圃蔭茆而  
宅無所燕館不崇珍臺其間蹊隧僅通而已春陽  
開舒似有敷榮挈歛氣應不厭摧落四時之序略  
備而已蘄人以其居而安游而樂因卽而名之取  
夫走卒皆曰中洲不斥言也君之可稱有二焉世  
之豪傑特起之士豈不正其性命之情哉然而氣  
血之偏使常制其中和利欲之交習常行於理義  
終也則勢力之高下爲進退歲月之壯老爲盛衰  
規貶未忘而身又蹈之何歟蓋君於氣血利欲之  
雜先盡矣遺世以順照物以哲故能養心於內不  
暴於外屈伸俯仰有以自信雖薄滋味簡服用約  
居處頽然窮老而可樂之實常在矣一也佛之學  
入中原其始固爲異教而已久而遂與聖人之道  
相亂有志者常欲致精索微以勝之卒不能有所  
別異而又自同於佛者智不足以兩明而學失之  
略也君始學於佛旣悟其說然後歸而求之聖人  
之道有是乎無是乎反倫類者易知合性命者難  
辨於是誠得其所以不同者故其修身教人出於

仁義道德之本統而知入德之有門矣二也不富於技而能已足者士之常道也不分於用而能已成者士之常職也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實也不求仁則失其所以爲人求仁而不得其所以爲仁不可止也古之人捨一世之所重以求其所謂仁者後之人求一世之所重以喪其所謂仁者夫重與輕不先審而以其所喪者爲所求人與已不先察而以其所競者爲所樂可乎不可也此君之所以爲庶幾而余之所以媿君也君已七十中洲之上木老花殘不復計惜所察將益警所進將益深不惰不昏以俟天命嗚呼余之媿君未已也李氏名之翰字周翰

司馬溫公祠堂記

公河內人生於光州因以爲名紹熙三年太守王侯聞詩改祠公郡東堂光邊遠極陋民之智識不足於耕殖而何暇知公之仁雖然公自元祐以來繇京師達四方家繪其像飲食皆祝非必師友士大夫能敬公而已公之鄉已不得見因其嘗生也

表厲尊顯以明尚賢治民之本首此侯之志歟自  
王迹泯而聖賢之德業不著士負所有而就功名  
以爲凡用世操術必將有異於人而後可故或詭  
譎其身而出處亂封大其欲而廉隅失朴拙稱任  
重跌宕爲豪英寡學多愬謂之有力先從後畔自  
許知權其謬於情性倫理固亦多悔而猶強忮堅  
忍以冀其成者蓋道德喪而流俗驅靡之然矣公  
子弟力學進士起家州佐從辟官使承事猶常人  
爾充實積久而廉夫畏其潔高士則其操儒先宗  
其學去就爲法故步趨中繩墨用捨進退關乎民  
心爲宋元臣至於深衣幅巾退然山澤之間誠意  
至義不敢加一毫於嬰兒下走而同其吉凶憂樂  
之變豈必殊特自許謂當離類絕倫與人異趣者  
哉若夫比並伊呂配擬經訓使人主降屈體貌自  
以聖人復出及其造事改法衆所不向天下大擾  
而公以身爭之稍還其舊以便民小人比而怨公  
遂納善士於朋黨而指公爲魁傑追斥崖上刻名  
堅石播之外朝士皆燬廬滅迹同族廢錮當是時

天象錯戾碑首什裂其後女真入中國海內橫流  
余讀實錄至靖康元年二月壬寅詔贈公太師未  
嘗不感憤淚下也蓋是非邪正久鬱不伸至使夷  
狄駕禍以明之而後止然則公獨夫之力豈能動  
天而天人之際何其可畏若是哉余是以因侯之  
作併論次以明聖賢之德業不在彼而在此也

六安縣新學記

六安臯陶故國亡後四百餘年而英布與項羽滅  
秦又助漢畔楚再王其地云孔子敘書列古聖人  
堯舜禹臯陶四人而已余嘗疑堯舜既垂治法而  
知人安民尚猶難之則使後世何以取中焉夫盡  
其身之聰明遇事成理而於性無所失豈非聖人  
之德人理之正哉然而以質獨就者常遠於性以  
材恃見者常離於身蓋其理謬其德薄而非天下  
之材矣今也將合天下而立常道則患無聖人者  
嗚呼堯舜之難不其然乎自臯陶開天德之品與  
九德之教以成天下之材非天下無聖人之患而  
患無是質與材也果誠有之遠若使近離若使親



因之勿廢也就之勿更也翕異爲同會少爲多續短爲長其家邦也各又爾其采事也競勸爾故教德之方自臯陶始能治天下以常道能起天下以多材禹湯遵之至于成周不然則有偏無救終爲天之棄德而堯舜之難常在也至後世之學乃以充備盛德爲聖人廢其材更其質一施天下之智愚賢不肖必至於道而後用之是何其與臯陶異指耶將後世固美於教而臯陶未之及耶余不得而知也及英布奮一夫雄狡事至微末則自司馬

遷以下皆喜稱之道之升降又重可歎已會稽陸子虞爲六安令新立學日取賣酒錢一千饌諸生懼且去不繼則食絕學壞也來請記余嘗以公事自巢父許由所居北行泂淮望潁水西入梅林沙窩百餘里中山四合如攢綺繡南下蘄舒所謂四五祖灑天柱峰信乎名山哉或言六安山谷尤深余思臯陶氏欲至其處不可得夫九德者臯陶所以教學之所以始也故書遺陸君使刻于石紹熙五年二月

績溪縣新開塘記

田于山谷踰高逗深燒變築壘而塌引其泉流以潤澤之有所不及益鑿爲塘儲雨以待昔之聚民於此者擇其水土之利固已詳矣若夫計田而掘量畝而浚必使水無不足而不以雨暘之節聽於天時有水旱而田無高下皆欲爲樂歲人之願雖然而人之事不能盡然也民嗇稅輸而與官較尺寸之旱常以報聞則訟牒煩而詐僞起績溪之民無善俗矣王君木叔宰是縣之始行視民田驗其水利之近遠塘塌之有無而知所以豐荒之故曰凡不得水者當別開塘注田爾農不可曰田狹吾安能壞見田又刻財與力創爲之耶教之再三猶不聽木叔曰是不足告語其治縣節縮稍得餘錢遂請於監司買民田使爲之古跡之廢併修之塘之所須捷椿木石皆買與之工食之不足者頗助之畢二年爲新塘六十八塌六買田有自畝三十至六十步出錢有自緡二百三十以上至千文飲田有自畝二千至三千然後績溪之田無不得水

紹熙五年縣民始不以早報官而歲全熟美矣木叔之治民又詳矣哉古之長民者示之以意其次爲條教其次號令之最下者撻罰驅脇之意之難從久矣若木叔知計田堀塘爲民利以條教告之以號令使之而已民有不聽撻罰之爾夫將以利之而已雖或撻罰之未過也今木叔以條教號令爲不能撻罰之又不可故爲之買田堀之又爲之買撻椿木石與之工食助之如父母待驕子然或曰非常道木叔委曲以就其民爾夫委曲以就其民而可以利之雖非常道斯謂之仁矣績溪之民忘之可乎不忘未之計廢墜之可乎木叔名耒嘉人也慶元元年五月二十日

樂清縣學三賢祠堂記

士患不賢與無德賢有德矣進而至公卿之位則爲其事不至者世以爲有命焉夫賢有德豈必爲公卿哉孟子稱禹稷與顏回同道當其時蓋已有流俗之論而孟子言之如此悲夫直以貧賤不如富貴此流俗之細爾猶不病德也至謂賢而賤終

不如賢而貴有德而富猶過於有德而貧以夫區區自爲輕重轉訛習陋而使天下言賢有德者必將兼出於富貴而後止則流俗之爲害大矣然則以不至公卿爲命者是畏貧賤而樂富貴非命之正也故太子詹事龍圖閣學士王公十朋字龜齡温州樂清人秦檜死首開直道對策高宗寤擢上第孝宗初力請復讎不合連守外州自紹興庚辰至乾道辛卯公名節爲世第一士無不趨下風者有錢公堯卿字熙載賈公如規字元範公同邑士也與公親友而年輩稍前於公錢公孝悌醇行爲善如嗜欲賈公惻怛長者惠貧恤孤皆不及仕然邑人高此二公雖天下獨知樂清有王公而邑人以爲此二公固亦其地之所有也齊是民也而賢有德者得爲士民齊不能相治也故士得爲公卿民得盡爲士而士不得盡爲公卿也烏得以有司之所別異而異三公者乎使王公之用能退而不媿二公二公之處能不媿其身此邑人所以推尊景念彼區區者無預也雖然有一焉民得盡爲士

也而不盡爲士士不得盡爲公卿也而非賢有德者爲公卿身之所以自修非修其身者不能知而有司之所別異者戶號而目熟之也悲夫此流俗之害所以或細或大而終不可息歟始邑旣祠王公于學又以爲學之再興錢公賈公嘗有力其併祠賈而遺錢者吏失之也王公之子吏部郎聞詩乃言於州列祠三公以年之先後爲次余美司封所爲且俱習三家子孫故爲之論孟子大指爲記因以審考流俗之趣好孰當否云慶元元年六月

### 醉樂亭記

因城郭之近必有臨望之美爲其人燕紆往來之地所以合衆紀時消煩娛憂豈天固設之哉永嘉多大山在州西者獨細而秀十數步內輒自爲拱揖高不孤聳下亦疑止陰陽附從向背以情水至城西南濶千尺自峙巖私鹽港綠野新橋陂蕩縱橫舟艇各出菱蓮中櫂歌相應和已而皆會於思遠樓下土人以山水所到斯吉祥也益深其崦百金一藏賅匠施僧阡壠交植歲將寒食丈夫潔巾

襪女子新簪珥掃冢而祭相與爲遨嬉城內外無  
居人焉故西山之遊爲最著雖然地狹而專民多  
而貧外有靚袷都雅之形其實無名園傑榭尤花  
異木遨者雖心競不相下然或舉債移質爲畢事  
而已固不能鬪珍麗窮水陸也守長不察曰億侈  
富甚矣貪胥所窺暴令繩之必邏捕以酒奪其笑  
語械縛撻擊破產納錢不如是權利不數倍嗟夫  
以窶從奢求一日之樂而貽終年之憂不變者何  
也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宣城孫公爲郡之初訪民  
俗之所安而知其故至清明節始罷權弛禁縱民  
自飲又明年宅西山之中作新亭以休遨者名曰  
醉樂取昔人醉能同其樂之義孫公性不喜飲其  
政不專爲寬蓋通民之願而務得其情如此亭成  
而民歌樂之當是時四鄰水旱不常而永嘉獨屢  
熟殆天亦以其人之和者應之歟古之善政者能  
防民之佚游使從其教節民之醉飽使歸於德何  
者上無所利以病民也及其後也因民之自游而  
爲之禦招民以極醉而盡其利民猶有不得游且

九心文集 卷九  
醉則其賴於生者日已薄而人之類可哀也已故  
余記公之事既已賢於今之所謂病民者而推公  
之志又將進於古之所謂治民者也紹熙五年五  
月

金壇縣重建學記

致學莫要於辨人己之分而審其所處之義使已  
立而物不病可以達於道矣孟子謂伯夷柳下惠  
百世之師也以孟子之言考之伯夷以爲人不盡  
如已而已不可以苟用故必不用以伸已柳下惠  
不然以爲人固不盡如已而已亦不必志於不用  
故或用或不用以伸物夫二人之高卑皆過矣惟  
其於人己之分豫辨而所以處之素審故雖高而  
不傷物雖卑而不喪已也又以孔子之言考之不  
降其志不辱其身固學之至極雖降志辱身而言  
誠能中倫行誠能中慮則亦不以其身爲私已也  
况於不傷物而不有其高不喪已而無至於卑其  
於人己之分尤豫辨所以處之尤素審一於恕而  
已矣裁成羣聖賢之道而制行定率性盡習而教

法明用則自我而行可也不用則歛藏以待也此孔氏之所以學而顏孟皆傳之古今之義理準焉雖更燔滅壞亂而傳注終不能汨異說終不能迷也然則後之學孔氏何當哉敬其所傳可與言學之方歟簡傳注闢異說可與言道之序歟若夫人已之分未豫辨而以敬其所傳者貌加之所以處之未素審而以簡傳注闢異說者衆建之成已不忠而成物不恕是故高則傷物而卑則喪已此非孔氏之學使然也奉議郎李余知金壇縣改舊棄陋大爲學宮請前襄陽司理參軍路芾王教後學又請余記其大意昔太伯季札蓄德於已不較於物物紛然就之不足已冲然自靖有餘也澹臺滅明行不游徑非公事不出戶言偃以爲得人古人之行雖殊學雖有淺深高下然未有不辨人已之分而審其所以處之者矣史稱子游吳人也而澹臺子羽蓋嘗從弟子南游至江方吳與越遞興至漢魏以後京口常爲江南必爭之地其人以智詐勇力擅名於時而古人之遺風餘教無聞焉何也



今將因其地俗而教之以祿利則所學者固科舉之華藻爾若將教之以道則必自敬其所傳始必自簡傳注闢異說始嗟夫去古遠而師友不明余上考太伯夷惠下參季札子游子羽折之於孔氏以爲人己之分當豫辨所以處之當素審也蓋庶幾云爾慶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沈氏萱竹堂記

瑞安鹽聚漁合而北湖背市遠人山水閑美游者恨不得居而久也沈君體仁始治園觀廣池以接

清流累土以抗峻峰繚其四旁互爲蔽隱搜花揀石綿日繫月衣食所餘輒具焉然後遲客有亭延月有臺薛梅露葯草木之竒品莫不貫序以先後屋室最大曰萱竹之堂沈君爲詩十章聞者皆和之而北湖之勝遂誇一時君間求記於余且自敘曰人之所欲寢處游觀而已君子則以義安其身者也我祖高曾被忠信服禮學嘗西入關北走洛師友天下之有道者沈氏之爲儒百年矣暨我不肖不敢墜先緒以有此也昔唐人杜甫詠詩稱權

勢不如宗族故堂之前自生竹後自生萱言宅舍之荒落而非其族不游也淘米不能渾其水刈菜不能傷其根言飲食之疏薄而非其族不飽也噫貧猶可况少有者故我過而爲此所以合族人於堂共喜樂於園也非崇游而飾觀也予其爲我發焉夫隨耳目之願於無窮人之常爾至游觀之力不能足則無不憾也今君據游觀已成之利矣反以耳目之玩爲可薄乎古之人惟顏子知自備天地萬物之道其陋巷飲水如寄泊焉聖賢之致同

而行不同也故或登東山登泰山歎逝川樂山以爲仁樂水以爲智若此豈異人乃孔子也游觀之術進矣大而高丘大澤放蕩獨往小亦幽花叢薄嘯歌自命此文臣才士之所以逞其瞻逸雄豪放臣逐子之所以平其鬱紆悲憂也累世之筆墨未有抑此而不揚者也又可陋乎若夫流連其耳目役使其財力以游觀之術資其人而身不獲焉此師曠所謂晉平公不足以聽之者爾然則君之爲此堂也旣收合宗族同養其和平而又發舒心思

九心文集 卷九 三四  
特致其高潔亦可矣余故因君之自敘稍推進之使知游觀之義未當貶也慶元三年七月

### 石洞書院記

東陽郭君欽止作書院於石洞之下石洞郭氏名山也初洞深複無行徑薪者給採而已君始以意疏治益前阻崖壁衆不知所爲欲止君逼視其罅遙聞水聲出空中曰嘻是也蓋鑿崖百步梯級而後進土開谷明俄若異境稍復深入臻於曠平則石之高翔俯踞而竹堅木瘦皆衣被於其上水之飛湍瀑流而蕉紅蒲綠皆浸灌於其下潭澗之窪衍阿嶺之嵌突以亭以宇可釣可奕巧智所欲集皆不謀而先成君又蔭茂密以崇其幽植芳妍以絢其陽左右面勢彼此回薄而山之向背曲折陰晴早暮姿態備矣君甚樂之以爲山水之美千載而潛譬猶趙璧隋珠璞於外而韞於中其一日忽彰何異武陵天台顯於今而閔於昔也旣而歎曰吾寒生也地之偶出於吾廬非賜余者吾其可自泰而游將使子孫勤而學於斯學其可以專盍使

九心文集 卷九  
鄉里之秀並焉於是度爲書院禮名士主其學徒  
家之藏書以實之儲洞之田爲書院之食而斥洞  
之山爲書院之山示郭氏不敢有也君旣卒諸子  
修之不廢而津請余爲記嗟夫郭君遠矣以學易  
游而不以物樂厚其身以衆合獨而不以地勝私  
其家也自君之爲是至今五十年成之之難傳之  
之久也游之興廢家之盛衰占焉學之興廢人之  
盛衰占焉學不待地也螢燈雪屋苟取尺寸而聖  
賢之業可成矣學以知意爲始以盡力爲終今夫  
悉其聰明傳之文字深已造於性命淺亦重於科  
舉而不能知其意則猶爲無所始也將何以終之  
乎君之子孫與其鄉人必勉之使之翫雲嵐挹泉  
瀨心形潔清以始終其學而卓異豪傑之材出焉  
然則學雖不待夫地而地固有待夫學也慶元四  
年十一月十四日

温州開元寺千佛閣記

始開元寺屋以里數門閣高百三十尺旁翼二臺  
千佛閣在其後高又過之鍾梵隔雲雨欄檻羅網

階陛門戶夸耀甚不獨爲一郡巨麗也於時永嘉至僻陋顯官富民之居俛肩而入賄藏好贈不實於篚而奉佛若此余頗記僧清了者來所過空聚落迎拜金帛之獻舟衙輿曼以先至爲幸造寺洪流中不日月而成蓋薄其家而厚佛僧自唐以來迄於渡江其俗然也紹興庚申歲火延燒開元皆盡其僧感憤激發復起死則後至繼之然自是人益以施爲難烏集其門側睨橫出漫不酬對有終不捐一錢者辛苦踰一甲子猶未悉就已就

者廣崇之度與初寺相百也所謂千佛閣者居廣實爲之廣瞻智博習能誦說俗所信愛施之差易積至三千萬斧斤不絕聲十年方之昔爲隘視今華敞矣顧他釋老舍兵殘火燬荒基斷礎相望十不能與一二也何論復舊美哉雖然余觀今之爲生者土以寸闢稻以參種水蹙而岸附隴削而平處一州之壤日以狹矣異木別草爭植於圃隆棟深宇角勝於家氎衣卉服交貨於市四民之用日以侈矣然則以昔之厚佛僧者而自與情之所便

抑異以安俗退夷而進華又義之所出也雖然將  
充夫先王之道而一繇於至順則固不以吝於人  
者為已利損於外者為家侈然後富教而德正禮  
辨而俗樸此三代之上所以為治道一而義理明  
也故余因廣之請併今昔之變紀焉嘉定元年九  
月

宿覺庵記

玄覺師歌詩十章雖不與中國之道合余愛其  
撥鈔疏之煩自立證解深而易達淺不可測明悟  
勇決不累於生死蓋人傑也既歿六百年學者戴  
之不衰所居山延袤十里有江月松風之勝依而  
寺者十數余亦在其下苦疾痼非人事酬答不妄  
出他日錢塘本然蜀人居寬固請登焉則山已入  
貴家所存二三而已枯茶敗草髣髴亂石中余慨  
然憐之為於絕景亭下作小精舍寺名四字土人  
但稱淨光故重述舊事題曰宿覺使寬主之稍種  
竹樹有所避隱出沒以為風雨晦明之地而時與  
坊僧巷友游居其間以招來其徒冀遇如覺者鳴

呼余老矣病而力不給惰而志不進豈非不復知以古人自期而遯流汨沒於異方之學者哉蓋世有畏日暮疾走猖狂而迷惑者然猶反顧不已余之記此旣以自警而又以自笑也嘉定二年二月

時齋記

余與巴西李公君亮同館同年相善也公間語余便私之室時齋圖以示余請記之問所以名時何也公曰在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是歟非耶余方謀議荆南不果作比返道過錢塘公繇太史乞守眉矣又不果後十餘年余召自溫陵而公以少司空入侍迎余而笑曰可得記否余喪先人又輒不果其明年公自乞帥瀘以歸又明年乃貽書曰願卒記之時之爲用大矣發生於朽敗之餘流行於缺絕之後天地雖人物之主而不自爲一皆聽命於時而已所興不能奪所廢莫之與也故物無不作媚取好求必於時者而況於人擇竒而用智爭險以賈力禍患壓而不悔血氣衰而未已惟恐時之去已也時常運而無息萬物與人亦皆動而不

止易雖因事以明隨時之義然終不能盡其變通而古今憧憧更起迭仆如機發輪轉而不得停也可不哀歎惟艮以息爲象時雖運而必息人以止爲本道必止而後行孔氏以爲君子宜取節焉是其義以止明行而非以行明行以靜柅動而非以動柅動也時所同趨將遯而不返利所共獲將弭而不進榮寵艷麗矣祿位酣美矣而有其澹泊安卑辱以自終其身者大則範世紀俗小則委已順命蓋時且行之而吾固止之乃物方動之而吾卒靜之也故能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此豈習於利害之情而以時自達者哉君亮性退而行冲曲肱一榻冰雪枯槁不與物對而山川草木無不自得入備顧問出守方鎮天下之言靜止者皆歸焉蓋公既有進於斯而余亦以自警也開禧二年二月



公理

水心文集卷之十

水心文集卷之十

記

龜山楊先生祠堂記

賢者之世漸遠而漸微或微而遂絕可歎也已若夫好賢者不然雖遠而不衰愈遠而愈隆也微子之命曰崇德象賢然則微者可望以復興絕者可恃以復續是在後之人矣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於時相去既千五百年而其言如此雖然以二人之

德而使其後不傳豈惟臧文仲哀之雖遠而萬世  
愈遠而無窮猶且哀之也龜山先生文靖楊公中  
立力行二程之道黜王氏邪說節高而安行峻而  
和學者所師當世所尊可謂賢矣卒於紹興丙辰  
七十餘年而無仕者微不自業至賣其宅去絕幾  
何可不悲夫其四世孫子復病之爭愬紛然太守  
余景瞻曰非也有司治此不過用交易法爾安能  
空手以得吾以義長民者也子姑聽乎自景瞻至  
郡有例卷百餘萬謝不取因贖以歸楊氏將樂更

寇亂民居皆後起盜敬公之名故楊氏舊廬獨存  
然屋老且敗景瞻又修補其漏缺特立門巷黑白  
絢好矣顧子復尚無所衣食則又職於學官以廩  
之楊公有筆藁史論一編景瞻尤惜之曰是將爲  
好事者奪去則肖公像於霤并藏其書歲遣官祭  
祠然後出陳之焉嗚呼其爲楊氏慮悉矣微者可  
興也絕者可續也斯弗憾矣異時景瞻明銳果敢  
是非賢否立見其守延平乃更詳緩曲折野人有  
訟呼案前兒女語之收歛鋒鏑以立綱目晝勤夜

思各就紀序今夫事之可爲如楊公者衆而或未  
之爲也然則雖其未入於景瞻職業之內者余亦  
不欲其出於景瞻思慮之外矣故余之願景瞻非  
獨以其能好賢而已也嘉定二年四月

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

自前世鄉村以分地撲酒有課利買名淨利錢恣  
民增錢奪買或賣不及則爲敗缺而當停閉雖當  
停閉而錢自若官督輸不貸民無高下枚戶而償  
雖良吏善政莫能救也嘉定二年浙東提舉司言

溫州平陽縣言縣之鄉村坊店二十五當停閉二  
十一有坊店之名而無其處舊傳自宣和時則然  
錢之以貫數二千六百七十三州下青冊於縣月  
取歲足無敢蹉跌保正賦飲戶不實杯盂之酤罌  
缶之釀強家幸免浮細受害窮山入雲絕少醉者  
鬻樵雇耕抑配白納而永嘉至有算畝而起反過  
正稅斯又甚矣且縣人無沉湎之失而受敗缺之  
咎十百零碎承催乾沒關門逃避攘及鍋釜子孫  
不息愁苦不止惟垂裁哀頗加救助伏見近造僞

會子抵罪者所籍之田及餘廢寺亦有殘田謂宜  
賜縣就用禾利麤足相直補青冊之缺釋飲戶之  
負不勝大願於是朝廷惻然許之命旣布一縣無  
不歌舞贊歎以紀上恩夫坊場之有敗缺州縣通  
患也今平陽獨以使者一言去百年之疾然則昔  
所謂莫能救者豈未之思歟其聞仁人視民如子  
知其痛毒若身嘗之審擇其利常與事稱療之有  
方予之有名不以高論廢務不以空意妨實然後  
舉措可明於朝廷而惠澤可出於君上此其所以  
法不敝而民不窮也疏別其事以請者知縣汪季  
良也爲季良請且將行其說於他邑者提舉孟稹  
也九月日

瑞安縣重建廳事記

民於令最親也令必有宮室居處合力奉之無難  
也民聚而多莫如浙東西瑞安非大邑而聚尤多  
直杉高竹皆叢產複廂穹瓦皆贅列夜行若游其  
鄰村落若在市塵膚撓背決或赴於令暮往而朝  
達也是合以奉令之宮室居處愈無難也然余自

童子見縣門甚卑狹毀置不常廳屋摧破無立人處棄而卽他舍寒暑相抵突令常降氣低色慘戚不怡字民之志落如也夫華於民而儉於令豈其理固然哉豈民姑自營而不顧其令哉抑令僅自保無以得於民哉不然則期迫會促月銷歲殞而不暇也慶元二年信安畱君寅始建門樓後十四年當嘉定庚午嘉興許君興裔知縣事而大廳琴堂始克並立上極旁挾比舊倍差厚基博礎楹楠豐碩民來觀者傾動驚駭忘其昔年之陋而以爲今日之瑰傑麗偉竦踊而獨出也嗟夫宮室居處者言之無難而成之豈易哉夫以義則下衛上故靈臺之歌樂於始附子罕之朴盡其末力以仁則上安下故君之經度積累辛苦三載然後集此而猶曰不敢煩民也郭西有觀潮閣遺址平視海門衆山蔥蘢魚龍變怪爲一縣竒特惜乎君旣去不及謀矣

### 敬亭後記

初鮑商霖有屋於鴈池河南張思叔命曰敬亭且

記之繇此名聞天下百餘年亭廢歸薛氏子舒按  
舊基復作亭列記其上程氏誨學者必以敬爲始  
故思叔曰敬則實實則虛虛則無事矣以余所聞  
學有本始如物始生無不懋長焉不可強立也孔  
子教顏子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曰回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是則復禮者學之始也教曾子曰安  
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  
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  
人悅是則敬者德之成也學必始於復禮故治其  
非禮者而後能復禮復而後能敬所敬者寡而悅  
者衆矣則謂之無事焉可也未能復禮而遽責以  
敬內則不悅於己外則不悅於人誠行之則近愚  
明行之則近僞愚與僞雜則禮散而事益繁安得  
謂無此教之失非孔氏本旨也然則何爲曰禮之  
未復是身固非禮之聚爾耳目百體瞿瞿然擇其  
合乎禮者斯就之故其視聽言動必以禮當孔子  
時禮尚全完勤苦用力皆有條目可見也後世雖

禮闕不具然是身之非禮者固常在爾出於已加於人小則紛錯潰亂大則爛漫充斥蓋若白黑一二之不可掩其敢忽乎故非禮則不以視聽言動而耳目百體瞿瞿然擇其不合乎禮者期去之晝去之夜去之旦忘之夕忘之誠使非禮之毫髮皆盡則所存雖丘山焉殆無往而不中禮也是之謂禮復禮復而敬立矣非強之也因以補思叔之遺為敬亭後記

留耕堂記

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余孩稚時聞田野傳誦已識其趣出遊四方所至閭巷無不道此相訓切今葛君自得遂取以名堂蓋其詞意質而勸戒深殆非文於言語者所能窺也凡人衣食居處嗜好之須當身而足則所留固狹矣然而念迫於室家莫之羸焉愛牽於子孫不能業焉四民百藝朝營暮逐各競其力各私其求雖危而終不懼已多而猶不足者以其所留不止於一身故也嗟夫若是則誠不可禁已雖然其留者則必與是心俱彼心

不喪術不謬阡連陌接谷量山積而隱諸方寸之  
小無慚焉可也不然則貨雖留而心不足以留也  
留之家家不能受留之子孫子孫不能守甚至刑  
禍戮辱水火盜賊俄反顧失之皆是也故廣欲莫  
如少取多貪莫如寡願有得莫如無爭貨雖不留  
心足以留也豈惟田野間巷而士君子何獨不然  
葛君宅纔數畝無高垣大屋之居桑麻果樹依約  
可數有二子行稱其文卑躬側履非禮不動草衣  
木食自樂其樂然後知方寸之小為無窮而所留  
者異乎人之留也若夫繇是以致其用則猶外物  
也哉

上蔡先生祠堂記

謝良佐字顯道受業二程與游酢定夫楊時中立  
皆為高第號上蔡先生學者宗其傳謂顏冉復見  
也不幸遭黨人禁錮未解而卒諸子避虜迸逸一  
死楚一死閩獨克念者落台州紹興六年給事中  
朱震子發奏官之尋亦死克念有子偕偕三子無  
衣食替人承符引養老母嘉定五年太守黃當子



耕修郡志訪求故家得之請兄抗賓主禮給官帶  
錢米買田宅祠顯道於學在二程後郡人驚異曰  
自黃太守來他日邦賦之沒於羣姦者一收歛公  
使之消於妄費者悉減節遂能以其餘興小學作  
櫺星門增太學生食服有珩鞞器有罍簠又設潛  
火立養濟葬叢骸政通化達生死潤賴此吾等所  
知也惟上蔡事不可解甚或強笑曰奚不切之若  
是哉夫意有遠近知有難易詩曰烝我髦士近也  
又曰續古之人遠也興小學近而易知也祠上蔡

遠而難解乎道非人不行不行而天地之理不章  
古今大患也先王比聯閭附而教其人不致薄也  
然其致道而成材者幾絕都曠國不一遇焉故尊  
之貴之珍之重之哀其死也尸祝以神之祿位以  
延之更世千百猶未也蓋公之也若使人奮其私  
智家操乎異說各不相統而以已之氣血所勝者  
為善則道德壞而義理滅矣解子耕之舉者宜曰  
獨上蔡事尤長非不切也昔正考父餽粥於鼎循  
牆而走其後孔子生而孟僖子命其子學禮焉謝

氏之困於庸奴久矣子耕既洗沐之列於士大夫  
安知無達人出復佐二程之道斯可以占天意矣  
然則余之不切不愈甚乎

同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

初新安先生朱公為同安縣主簿今知縣事毛君  
當時祀公學宮昔孔子既修述堯舜三代紀法垂  
後世而黃老申韓之流亦各自為書學者蕩析畔  
離苟私所受未有博探詳考務合本統也及董仲  
舒稍推明之與人主意合則雜家異學始絀而歸

壹於孔氏矣姑設祿利歐靡使從豈道德果盡信  
哉故經師句生無有知者徒為短狹蔽大義而已  
獨司馬遷採論語發明孟子不言利為傳世家孔  
安國解古文論語楊雄數稱顏淵篤好孟軻小戴  
集記大學中庸鄭玄併注之孟子有趙岐論語又  
有何晏韓愈李翱文人也愈本曾參翱尊子思矣  
噫二千年間萌蘖泛濫若存若亡而大義之難明  
如此則其博探詳考知本統所繇而後能標顏曾  
孟子為之傳揭大學中庸為之教語學者必曰不

如是不足達孔子之道也然後序次不差而道德  
幾盡信矣非程張暨朱呂數君子之力歟今夫箋  
傳衰歇而士之聰明亦益以放恣夷夏同指科舉  
冒沒淺識而深守正說而僞受交背於一室之內  
而不以是心爲殘賊無幾矣余每見朱公極辯於  
毫釐之微尤激切而殷勤未嘗不爲之歎息也夫  
學莫熟於好道莫成於樂顏曾孟子所以潛其心  
也行莫如誠止莫如善大學中庸所以致其義也  
夷佛疾疢也科舉痒癩也公所甚懼也毛君嘗與  
余學去而宰同安有惠政夫政之得民速不如教  
之及民遠也

晉元帝廟記

城隍晉元帝舊祠孤寄寒窶牲瘦酒薄祝史桀慢  
執吏惰弛不記其王此土也嘉定五年江淮制置  
使黃公作新廟於石頭初卞壺有食糶紹配焉公  
謂壺名輩後紹當以序列且均晉臣也因徙置廟  
東房又謂晉傳四姓常爲中原共主更七八巨寇  
不害其立非用材致然耶故設繪事兩廡起周顛

迄謝玄二十人表異之又謂王導謝安獨晉所恃以存也故特像於廟西房客或顧而嘻曰深乎是役也商周之相乎終迂衡是以銘常勒鼎烝從裕侑示其不忘漢唐陋矣其殊勲盛烈亦紀官爵圖形貌有麒麟雲臺凌煙之目夸其得意及後子孫忽於念功棄不省錄運去物改臣主同盡名跡俱泯一杯之土不暇爲謀徒使文士弄筆於墜編遺簡之餘騷客費吟於殘煙衰草之外其亦有足哀也建康雖晉都邑千載旣遠遷革尤多尋治城問

新亭豈復異時髣髴哉今不惜數畝之宮聚其賢勞裸饋以倫山川具存楹桷可想行者翼然如瞻太極之題止者洗然如聞廣室之論然則公之好古非若魯殿秦碑愛其刳缺摧落而已苟有益於世教以今準昔猶一日也方王敦篡勢已成舉朝不悟尚安恬自若惟帝視爲腹心之疾決意討除憂辱逮身忠義激發至于卒殄滅之不然晉亡久矣蓋過於明斷而無不足也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及氣倍勇積

則袴襦子弟能破百萬兵矣蓋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二事終始大節疑史妄評故略著云

瑞安縣重修縣學記

昔劉君龜從宰瑞安頗修學前記云糜鏹二百萬不薄矣未久已浸敝頽障墮級棟扶梁柱岌岌搖動如坐漏舟中邑人以為大慚頃歲謀於余將自治之余曰止政在有司非鄉民所敢干也此豈佛老氏室廬耶又可醵而就乎嘉定四年黃君葵初領縣貫無贏銖歎曰吾其捨旃士之職於學者鄭

焱陳觀大趣贊曰願盡力費比昔十四而學復壯好如新成焉凡吏之品有三上者以學爲吏其次本於吏而學以飾之下者苟吏無飾也君始至卽修學視一邑之政無先於學斯知以學爲吏歟世之論吏亦有三上者學成而能教其次雖未能教而以政養民下者無養豕飼獸擾之爾君知以學爲吏固不鄙慢其民教與養斯勉而進歟世之論常曰吏必設學而教且養人最急不知吏當先自教且自養急顧有甚於人者何也彼雖知以學爲

吏燭物之智淺察已之功不深意則以教且養者厚民實則以教且養者病民矣烏得勉而進哉且自一令長以上所關於民殺活成敗不可預測若但豎數十屋而官羣數十士而飯而曰教養盡是矣何其易也故明恕而多通吏之所以自教節廉而少欲吏之所以自養少欲則民有餘力多通則民有餘情然後推其所以自養者亦養人廉推其所以自教者亦教人恕此忠信禮義之俗所繇起而學之道所繇明也余旣嘉君能重學於先故樂爲君繫其勉於學者於後

利涉橋記

嘉定四年二月黃巖縣浮橋成林彙叔和爲其知縣楊君言曰橋長千尺籍舟四十欄箇絳索隄其兩旁梱圖後猊訖三十旬斤鐵九千木石二萬五千夫工六萬餘縣東南車馬擔負而客之途皆達於橋西北樵採携挈而民之市皆趨於橋諸公跨天台陟鴈蕩行過黃巖皆喜曰增一橋矣蓋奔渡爭舟傾覆蹴蹋之患旣免而井屋之富廛肆煙火

與橋相望不絕甚可壯也古無而今有難也橋於江之險又難也台州有橋自唐守始君一縣作之抗其力如州倍難也願子記以爲君酬余病未暇也叔和又言曰橋以未成爲難衆人所知爾以旣成爲難君所自知也今歲別一困以待異日之缺尚懼不足雖然縣籍壞七十年矣君聚田百萬畝算而步析之更二載始得經界之舊君之力雖尤難而承其後者易矣易則思思無窮而橋可恃以常存也願并嘉之余臥水心久往來皆村野人語不到門外不知君材乃若是鄭大夫非異人耶舉鄭國解落整比大効小驗具於春秋至捐一車則天下以爲笑彼溱洧之易視今之難奚百倍翅耶豈古人於此則或有故歟世常言極今人所難不足以及進古人所易而充古人所易不能爲今人所難何哉叔和之論未余質也可無爲書余少從叔和兄弟游每爲余言縣直北山爽氣浮動花柳之麗雪月之勝無不在江北余間至程頭必徘徊瞻顧輒阻江而返屢矣今旣施橋而叔和與邑人日

曳杖娛嬉於北山潮生汐落隨江降升悠然如泳漢浴沂以詠歌令君之遺德而余已老不復有四方之事徒慨想而不能從也因附見之亦以志余之不忘斯游爾楊君名圭字國瑞建安人其來黃巖監司固以材辟矣是年六月日記

台州重建中津橋記

人情欲永逸而物廢興不常成之未幾壞已至矣而况聯竹比板以鬪江湖日涉之厄尺量寸度而當往來無窮之勞則安得支而久哉故台州始作

浮橋十餘年而修者再未二十年遂大壞矣嘉定六年太守俞侯建以爲不可復修也議別造新橋按前記郡以橋爲重事使五縣共之其再修也取財於臨海取木於天台侯不以責縣堅木厚枋傭工如家高大重密費逾昔數倍旣成遺余書曰吏治欲其無跡吏術欲其無煩天下之格言也雖然可以無跡於已不可以無跡於民可以無煩於人不可以無煩於身吾爲是州不敢一日怠肆顧瞻郊垣百堵勵翼錢與券提衡必均而後通今世之



至難也吾州旣稱平焉獲與耨殊時穀糴復轉糴他郡所未有也吾州又稱寬焉若是者民惟恐其無跡也州道絕東南民須橋如地之載孩提之背負壞甚則墊且溺吾旦夕去此民之所煩敢不自煩乎故吾竊有記焉使知有跡之爲無跡自煩之能無煩也嗟夫侯之力勤矣不可無述然而以余所聞於古無跡者常治無煩者常術爾不以爲異而記也今星以三周而記是橋者四百年之外千歲之內記凡幾筆橋凡幾成中津之亭碑無所容而讀不暇徧矣多而不專無乃爲名之病乎侯曰不然浮屠之法有度人而籌以記者室縱廣肘三十其籌滿焉苟有以利民奚厭其多且後必有考於此時之久近可以驗工之良苦會之出入可以較用之少多作之緩急可以知吏之賢否此有志於民者之所求也豈若峴首之爲監也獨計一身之名而已哉余無以奪其請因併錄其辭

北村記

戶部尚書吳興沈公園於城北奉勝門外而使告

余曰北村畝餘三十中涵五池大半皆水也其爲  
叢花茂木之蔭狹矣靈壽書院劣容臥起而移老  
堂巨屋也下過三楹而止其爲崇閎邃宇之居福  
矣洲藏渚伏濠港限隔非舟不能通道相爲市者  
皆魚鰕之友菱芡之朋而冠帶車馬之來絕矣併  
日却坐分夜獨宿艣回棹轉穿南北而透東西遺  
音款乃常在庭際而絲竹鼓鐘之奏息矣蓋其陋  
若此也惟對湖臺高不逾丈具區前臨湖心遠峯  
明晦滅沒近而後溪鳳凰毘弁諸山往往湊泊於

溪山亭之下殆或天與者雖然是亦樵夫野人之  
所同有也若夫城中甲觀大囿照耀映奪曾不敢  
仰視而側立也吾聞古之善游者麤於天而不精  
於人今吾鹵莽而營之苟且而成之姑以寄吾身  
於一壑之內而游於天地之外非所謂麤耶故名  
其園曰自足而甲觀大囿照耀而映奪者非惟不  
敢望亦不敢羨焉余謂公冲約有清識旣以天趣  
得真樂而又能挹損其言不自夸擅可謂賢矣余  
嘗評天下山水之美雖質文變態各異而吳興特

爲第一其山脉地絡融液而浸灌者莫非氣之至清渟止演漾澄瑩紺澈數百千里接以太湖蒲荷蘋蓼盛衰榮落無不有意而來鷗去鳥風帆浪楫恣肆渺莽不知其所窮昔之功已就若范蠡身不用若張志和之流未嘗不遁逸嘯歌於其間蓋仙聖之宅非人世也余海濱之人山凡水俗常恨不得生長其地而尚友其賢豪今公乃以築圃曲折名實大指使余記之豈非所願欲也哉

信州教授廳記

閱上饒志無教授廳豈其缺歟教官解署必與學接別在城之東於叩請也難且其處卑下雨淖甚則往來絕夫非其所宜居而居又不足以安缺之是也王君夢龍始至召諸生之長鄭著計曰今直舍後多美竹盡學地也民實僦之而昔人弗知改當有待學頗餘錢士得屬饜幸矣然吾不及常與士接則以義理爲餒者教官之責也於是著挾鄭漢儒余鳳分事竭作州與轉運總領亦稍頌焉未幾而師友所延家人所燕街通戶達公私便之而

君尤喜曰是舉也自大官至庶役售材之節歸地之情無一不順者非人力也余以爲不然教授師也與吏異吏往任師不往教也吏治舍師不謀居也子衿之歌曰縱我不往言師不往教而子不可不來也又曰在城闕今言師不能捨寂寞而就子子娛城闕而忘諸乎責之也擁篲而迎北面而事而避正堂以舍可也修其墻屋不毀傷其薪木而返可也然則師必守道不妄屈而後能教至於室廬寢處則諸侯國人固嚴授之師不以自累也今吏部按格注擬或特命爲堂差羸數千里至終始坐學不敢離局長吏但以虛禮揖使上車親遇反在曹掾下所丐乞未有獲者國人父兄則曰是官使教子弟爾舍館未安我何病課試外涉毫髮謗論山積矣蓋君所爲喜者法使之然非古義也君旣去繼者施君應龍又曰我携家背鄉一旦住好宅地利近繇君德也復自喜請余記二君余友也故陳其奉法於今而思義於古者勉之明不可以徒善也

平江縣王文正公祠堂記

湖外俗簡樸畏事而平江喜訟善逃與江浙囂縣比其土風所從來久矣昔王文正公宰是邑民甚愛之生爲奉祠豈非公能以德柔其民於平而不以刑迫其民於險歟公時初仕年又極少夫初則涉歷無素少則血氣未定公方凝然安靜乃若老宦備嘗者賢之稟質要當與常人異耶然公旣去平江又監潭之銀場通判濠鄭州王禹偁薦其材可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拜獻所爲文然後得

直史館知制誥則是不獨長者盛德而又嘗以吏能稱矣其爲民補弊剔蠹鋤其悍頑而興作利政以惠養之意必有風迹可述惜其世遠而不能傳也陋者徒以公爲宰相民所夸羨甚至魍退舍蟻避席亦曰福力使然尤謬妄矣且有功德於其民去而見思雖狼狽困辱尚不忍忘豈待其必爲大官哉不然則彼嘗所臨蒞非不多而獲祠於民何其少也嘉定六年永嘉陳君觀任平江令蓋今之平江又異昔者舊訟始決而新爭無窮逋賦適償

而追歛無已至於版籍府藏一切廢壞君敏於應  
猝易亂爲整未幾而縣大治則完揭學舍以善道  
示民公祠故在長慶寺去縣七十九里君患其不  
足繫民瞻也卽學後新立堂祀公邑先大夫皆像  
於兩傍作四慕詩以風勸之其人跂而竦俛而悟  
盼蠻感召如公復出亦一時之盛也夫化不可驟  
而君之歲月不及待其久而成雖然余所謂有風  
迹可述乃於君取之縣有幙阜連雲二山高踰萬  
尋衡嶽反在其下其雲氣異物恍惚有無之間可  
以渺然而賦矣

葉嶺書房記

丙寅歲驟起師北伐余爭論於朝請昇潤江池別  
募兵急備守補樓船器甲之壞以虞寇至未之許  
也無幾田俊邁爲虜得郭倬李爽皇甫斌不任戰  
而潰中外恐悚遂出余金陵制置江上平陽蔡任  
子重實豫在行數月虜大入淮民避走江南百萬  
家矣一日傳有胡人三騎抄水濱兩舟溺岸側城  
中聞之皆震動吏顛余前不能持紙喟然而歎始

悟建炎以來虜輕渡江敢鬪明越之遠者非真勁  
悍不可敵也旣挑於石跋嘴復邀之定山虜遽解  
和州圍退屯瓜步郭僕雖敗而亦以困歸當是時  
子重專治軍事晝夜不得休息而余聽訟斷獄從  
容如平常不然則建康之人未見敵先遁墮建紹  
覆轍矣蓋有智者不待素習然必無懼而後智行  
焉若子重余特以故人子辟之不知其材至此也  
子重旣累黜仕進路絕所居林阜折旋號七星山  
葉嶺尤近草木之陰與几席相錯因度爲書房曲

徑修廡而讀書其中以爲材無用於世則姑寄於  
書而已夫書不足以合變而材之高下無與於書  
此爲不知書者言也使誠知之則非書無以合變  
而材之高下固書之淺深係焉古之成材者其高  
有至於聖以是書也靜有以息謗動有以居功亦  
書也泊無所存而所存者常在功名之外亦書也  
百家衆作殊方異論各造其極如天地之寶並列  
於前能兼取而無禍皆書之餘也書之博大廣遠  
不可測量如此惜乎余老死不暇讀矣子其盡心

水心文集 卷一  
三十三  
哉無徒以材爲無用而姑寄於書也

風雩堂記

昔顏氏樂其樂而忘其憂身如附蜃家如據槁人欲之累盡矣故孔子以爲不可及而賢之若夫曾哲異於三子則其樂可以名言而知德者可勉而至也浴乎沂風乎舞雩魯之禊事也陳宛丘鄭溱洧皆是也方其士女和會衆粲交發彼外有所逐徇一世而狂者固以淫情蕩志爲譏矣而內有所操不與衆俱靡者豈不以閉關絕物爲病哉欣時

和美備服卽名川之易狎同魯人之願游詠歌而還容順體適此義理之中物我之平也身之顯晦用捨而已以舜文王之急士終不能畢用而無遺孔子嘗一用於魯流離困厄遂至終老况三子區區邦邑之間自許以求用何其陋也點之甘服閭里而自安於不用亦豈忘世也歟浴沂舞雩近時語道之大端也學者未知潔已以並俗遠利以寡怨懸料浮想庶幾聖賢而出處得喪之爭能全其樂鮮矣李公伯珍築堂豫章之囿命曰風雩夫蔽



層丘納巨海或窮奢極麗競於難踰或苟完麤葺  
取其易足皆世之奇人偉士所以娛耳目快心意  
也顧未有返道德之場宅性命之囿何哉今公久  
於侍從勞於方岳退而休之無所復羨而能以點  
之樂者自樂也手植拱把以俟于霄沼沚微瀾如  
在江漢草根木末察榮悴之態而風雩雨露之教  
日新而無窮至於西山之崖南浦之濱舟車去來  
禽魚翔泳無不各得其得而又能以點之樂者同  
乎物而樂也然則性命道德將爲公歸宿之地乎  
與娛耳目快心意者遠矣雖然猶有待於物點之  
樂也無待於物顏氏之樂也嘉定七年十月

溫州新修學記

學立於紹興初積久蠹毀嘉定七年留公茂潛來  
守旣修崇之食增田焉告諸生曰峙飾廬廩苟厚  
其養而已若夫本原師友必納諸道德太守職也  
昔周恭叔首聞程呂氏微言始放新經黜舊疏挈  
其儔倫退而自求視千載之已絕儼然如醉忽醒  
夢方覺也頗益衰歇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神暢

氣怡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而後知今人之心可卽於古人之心矣故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前而鄭承於後也薛士隆憤發昭曠獨究體統興王遠大之制叔末寡陋之術不隨毀譽必撫故實如有用我療復之方安在至陳君舉尤號精密民病某政國厭某法銖稱鎰數各到根穴而後知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而陳緯其終也四人邦之哲民也諸生得無景行哉夫學不自身始而曰推之天下可乎雖曰推之天下而不足以反其身可乎然則妄相融會者零落而不存外爲馳驟者麤鄙而不近矣雖然未至於聖人未有不滯於所先得而以偏受爲患者孔子進參與賜示之道皆曰吾一以貫之豈非無本末之辨而欲合門人同異之趨哉今觀曾子最後之傳終以籩豆有司之事爲可略是則唯而不悟者自若也子貢平日之愧終以性與天道爲不可得而聞是則疑而未達者猶在也且道無貴而苟欲忽其所賤學無

水心文集 卷十  
三六  
淺而方自病其不能深乎諸生側聽轉相語自學  
官及其父兄皆請余筆受嘉定八年五月

漳浦縣聖祖殿記

漳浦五千戶良山蔽其西南屬之海特高秀多異  
峯相傳時見巨人跡山中美果自熟不知名數就  
啖者欲持去輒迷失道近人而竒詭不常如此非  
止以禽獸草木爲廣大也郭西古陂涵受衆水修  
數里有真君道院初國家感冥會按道書命天下  
皆立聖祖像長吏拜伏如原廟禮而殿在焉蓋必  
山水合吉而後神靈依之所以助民福祥祈國永  
延也顧民情吏慢公私室廬無能與山答陂廢不  
治枯落見底而殿亦徙置鄰於嶽福然則山水背  
人而神靈失其所棲宿矣故至今其俗尚陋狹反  
爲下邑非天不畀人也人自棄爾趙君師縉之來  
偶以事行西門訪道院周視良久忽若心動道士  
言狀因慨然曰政莫先是耶卽以其力復殿舊址  
浚陂葺堤閉縱以時使水常滿澤而謂邑人曰據  
陰陽法坤申上位也水之長生俊秀所出也邑其

興於善乎陂陰爲堂中湖爲亭高有桃柳下有菱  
芡紅敷綠繞俯仰映帶然後山水之與人若拱若  
揖若響若翕寢食坐起無不與接神之居嚴以清  
民之游和以安令於其間上敬下順無不自得也  
夫好不度義而恣情之所發故有聲色田獵之娛  
珠玉裘馬之玩甘於獨往而人莫能同聖人未嘗  
不深致其戒也至於所好者山水則以爲豫於德  
而賢之豈非動靜協應物之宜壽樂繇反躬之効  
歟然其泛之瀾茫遁之幽遐家薜蘿友鷗鷺亦甘  
於獨往而人莫能同固不取也君治縣寬簡卽山  
水之近與人共樂以寧其神是可書矣嘉定八年  
五月

紹興府新置二莊記

嘉定七年越州初建二莊於諸暨縣古博嶺越之  
西皆海也水怒防失冒寶盆隳白楊市兩縣間蕩  
爲滄溟事聞上遽頒經常命太守趙公彥倓築堤  
捍之起湯灣迄王家浦公又益以留州錢千餘萬  
役自秋復夏乃畢越人謝曰昔土塘而今石宜可

久無患公愀然曰未也堤之始穴尺寸爾慢不省積歲月大潰矣今雖壯好後將復然石何能爲初民杜思齊獲罪家沒入公請買於安邊所別藏其租以備補完一也越爲郊畿而民不勝困卿相迭守而治反疎鹵城堞營署無不敝缺聘問燕饗無不削損若夫命鄉論秀合樂以侑之古今常禮也然且寂而無聲數十年矣公又歎曰越爲東諸侯率而簡陋至此况以貴傲世哉幸吾在皆略具而鹿鳴歌矣若異日何因思齊之餘又買諸傅氏以待三歲之用二也余知公者故以記來請嗟夫政未有不得其本而後成其末也故捍海之功巨而害原於小舉士之費小而所關者大二莊之作趙公知之矣非特此也券易米而致鏹三物相流通不貴糴矣持券索錢昏暮無不與天下坐會子犯法相望不濫罰矣勤收而儉藏以貫萬數者四十二乙亥大旱舉以救民不病歲矣有本之効也抑又有焉夫名峯異嶺在揚州蓋百千所獨會稽爲鎮山越之竒勝峻特擅於東南者以山也其深泉高

瀑百道爭流昔人浚而爲湖山之窈窕縈紆媚於越中者以湖也湖今廢矣公能疏鑿以復漢晉之舊存王謝遺迹則治越之美可垂無窮二莊區區又豈足爲公道哉雖然天子召公歸矣嘉定八年

東嘉開河記

溫州並南海以東地常燠少寒上壤而下濕昔之置郡者環外內城皆爲河分畫坊巷橫貫旁午升高望之如畫奕局永嘉非水之滙而河之聚者不特以便運輸苦舟楫也而以節地性防人災安居

利用之大意也其後承國家生養之盛市里充滿至於橋水隄岸而爲屋其故河亦狹矣而河政又以不修長吏歲發閭伍之民以濬之或慢不能應反取河濱之積實之淵中故大川淺不勝舟而小者納汙藏穢流泉不來感爲厲疫民之病此積四五十年矣淳熙四年戶部尚書韓公之來守也其九月卽用州之錢米有籍無名者合四十餘萬益以私錢五十萬命幕僚與州之社里長募間民爲工一萬三千有奇舉環城之河以丈率者二萬三

百有奇取泥出甕兩岸成丘村農聞之爭喜負去  
一日幾盡畢事則天雨兩旬於是灑濯流蕩而水  
之集者深漫清泚通利流演雖遠坊曲巷皆有輕  
舟至其下民旣得以舒鬱滯導和樂而公之治遂  
以清平而成蓋先王之政以養人爲大生聚所資  
衣食之有無此上之責也封疆道路城郭溝池其  
修補濬治之功此民之力所能自爲也如使官亦  
爲之則費而難給矣後世道失乃以廢官益民者  
爲政之大然吏懼其費而不復爲之或不知而一  
委之民也而其勸之或不以其道使之或不盡其  
術則徒擾擾而已矣夫上之於下豈必與之較哉  
民以爲不能者官自爲之可也民有四五十年之  
病而上無一日之救則非仁者之用心也公之爲  
是役也可以知其仁矣故州之人相與刻石記之  
以載公之仁亦欲使後來者知所考云

歲而土

男以爲不道者官

爾則封爵而曰矣夫土之

委之且也而其儻之也其後對之也

水心文集卷之十一

記

郭氏種德庵記

余同年友瓊州刺史郭宗之既没十年子森卿用  
舉者五人知崇陽縣磊卿鎖王簿廳中乙科皆會  
余容成之陽始余與宗之別長沙宗之卒而余有  
大戚不暇哭又不能弔相對慚惋而已故訪其家  
事甚詳森卿曰先人葬蓮堂蓮堂之山吾數世墳  
墓所藏也並墓之廬吾先人手所建也郭氏自鎮



將傳祀三百約而久勞而安至曾大父正信均淑一縣所取平也大父施捨惠助一鄉所倚成也而後先人士以文顯吏以善最然而端直寡偶不視時向背縮歛自愛不倚勢進趨每曰吾欲先世流澤常在子孫使墳墓永有蔭託爾奚以多爲故廬上之題我兄弟以種德爲之名者先人之志也余聞而歎曰允哉夫家非德不興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不與天地同其長久所以不能者天地種之而人毀之也人之所就未毫末而以丘山

之心承之爲益幾何然則謙者種之盈者毀之也我可以得彼豈可以喪一夫攘臂萬人裂其財矣然則讓者種之爭者毀之也義勇而先利怯而後君子也小人反是然則廉者種之貪者毀之也冥升疾走轡必失御必蹙徐行安步神乃泰氣乃舒然則退者種之進者毀之也爲其厚不爲其薄治於已不治於人寧散無積寧儉無怵皆所以種而不敢毀也朝種暮穫市人之德也時種歲穫農夫之德也種不求穫不敢毀不敢成聖賢之德也冲

九心文集 卷十一  
一  
漢之際萬理炳然種者常福毀者常禍天地之德也郭氏其知所以種矣知所以種則知德矣嘉定八年十一月

信州重修學記

余記教授廳之明年施君應龍大修學君用學法肄士士初不便已而出論語孟子書交問更質指中庸大學爲之歸益以司馬氏通鑑士乃附悅有躍於心相率請曰先生惠教以遠者使變而至道厚矣然惟此學始元豐餘十紀摧剝行盡身且不

庇教於何立君患之復召鄭著余鳳約歲損食命工先木相次信二守東方兩使屬縣長助各有差使楊夢庚鄭連諸葛褒撤像殿之壞十六飾加彤朱作論堂櫺星門崇大於舊偃植之傲尺以上悉易以成材上瓦下磚楹間之門牖無不重整祭之豆籩冠珮章甫無不新設噫亦勞甚矣始余以師之室廬非師之責也今併弟子之室廬亦師之責矣古今固異事也及其成功一而已渠古之是今之非哉施君於是則可以教矣昔孔子歎材難而

舜止五臣周之亂臣僅九人焉孟子亦言繇堯舜  
至於孔子見聞之際彰彰乎莫之企及也道之凝  
聚顯發此最其盛者然而本之爲中庸固天所以  
降命乎我爾要之爲大學固物所以會通乎我爾  
性合而中物至於和獨聖賢哉乃千萬人同有也  
何孔孟所稱稀濶而不多歟繇孔孟至於今又加  
久矣其可稱者何寥沉而不繼歟嗚呼安得不博  
類廣倫以明之畢躬殫力以奉之歟此師友之教  
問學之講所以窮無窮極無極也雖然有一於此  
方周衰不復取士凍餓甚者幾不活矣孔孟不以  
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  
也道在焉故也後世取士矣師視其取而後教之  
士視其取而後學之夫道不以取而後存也故愈  
微然則教其所不取施君勉諸學其所不取信之  
士勉諸嘉定九年正月

長溪修學記

縣初設學不置糧士雖居不能食也先令黃君龜  
明自出新意分釐收拾良苦然後始得食而學屋

百楹又破漏傾側幾壞幾墮則雖食將不能居今  
令江君嗣祖治多暇日徑來坐直舍斤鋸不煩役  
徒不囂而壞者忽成墮者忽隆則居與食皆遂矣  
其爲士者歎曰自慶曆後爲令何啻數十獨二君  
海功於學賴以久存而江君勇於爲民凡可以自  
力而利其人者不待告請常先事率作無怠古人  
所謂心誠求之非緣飾學校以美其名也故相與  
謀而論記於余至五六要必得乃止曰吾欲使後  
讀是記者思其令不忍忘爾惟長溪彌亘山海最

巨邑宦游滿天下廉村薛氏舉進士爲閩越首赤  
岸尤盛往年迎蜀人師先生于金臺寺事之如古  
游夏之儔其言論風指皆世守之先生歿卽寺建  
祠正歲若諱日必奠謁成禮冠者童子皆在丙子  
踰一周敬恭不衰蓋其俗樸而專和而靖其士縉  
於文而厚於質既能思其師而不忍忘固宜思其  
令而不忍忘也夫師之不忘以道令之不忘以政  
三代遠矣今有政而不繇學孔孟遠矣師有道而  
不知統也學非一日之積也道豈一世而成哉理

無形也因潤澤浹洽而後著此兌之所以貴講習也其始若可越其久乃不可測其大至於無能名皆繇悅來也江君盍揭先生而祠於學以慰其父兄之思擇士之知倫類統紀者主其子弟以繼先生之道使習而愈悅久而愈成是先生因令而愈不忘也是令與先生交相爲不忘也嘉定九年十一月

温州社稷記

社土也稷穀也非土不生非穀不育國始建則墳

以祀示民有命也風雲雷雨隨地而興禾黍菽麥隨種而生神明之所繇出至嚴至敬不敢忽也怪淫誣誕之說起乞哀於老佛聽役於鬼魅巨而龍罔微而鱗螭執水旱之柄擅豐凶之權視社稷無爲也嗚呼豈民悖而不知禮哉乃長吏導之非其義也蓋温州之社稷昔者莫能詳矣某自童年見其壇陞頽缺旁無四墉敝屋三楹飲博嬉遨聚焉祭且至徐薙萋蔓草燔燎甫畢已叢生過其舊矣地氣一不應浮屠之普覺行廟之祠山湫淵之玉

函莆杓椒丘之三王海神奔走拜伏呪誦呶雜社稷顧漠然無預也夫莫尊於地莫察於地衆靈羣望環拱效職者也何急彼而慢此哉故曰非其義也嘉定四年守楊簡始加甕土上於是灌莽尤盛刺壯城卒專修平之十年守鞏嶸伉其大門改造齋房築墻百五十堵具凡佩服器用之須楊公謂守莫先於社稷鞏公曰吾寢處漏不補它觀游無用也二公知以義導其民矣夫山水之高深像設之詭特衆靈羣望託之以爲神也社稷無有然則民之耳目雖新於一時而不能久於異日矣古人必樹之田王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鄭康成曰后土田正之所依也周人以粟宰我曰使民戰栗以爲恐懼不自安非親地之道也永嘉之木莫宜於豫樟豫雷出地奮也樟章之也皆美甚之名也數十百年其大百圍其崇干霄民無敢不肅也然後知古之治其國者社稷之臣今之守其地者社稷之守

季子廟記

初趙公彥櫛爲晉陵縣聽民訟多族姻也所爲訟者貲產割裂也子不貸易也什伯必取銖兩不捨壹於法而恩義絕貳以情而廉耻喪趙公曰噫殆將非親戚骨肉耶奚不訟而猶訟也顧城陰寂寥有屋叢篁中太半摧塌曰季子廟也又歎曰彼薄千里之吳不王而食於此邑人故忘之耶徒爭之爲病不讓之爲貴今故忘之耶宜不訟而猶訟也卽市頭改築題曰有吳延陵季子之祠與僚佐奠謁盡敬二十餘年矣人心感動之深淺視牒訴損

益有考也而竹幽水清過者被滌季子存矣夫余嘗疑泰伯旣遁於蠻染其俗以自晦則子孫之於文獻禮樂非有先君王之舊聞也季子何以能知羣聖賢之德業歷見中國卿大夫所言皆中其過豈非命世傑識也哉至於父兄好勇輕死約不傳其子而必傳其弟則道固已行於家矣肯嗣吳而治爲文王可也何願於子臧蓋其志遠矣大矣讓所以畜德也毫釐之讓足以滅丘山之爭國猶未離乎爭也不幸有毫釐之爭則滅德矣斯季子不

九心文集 卷十一  
爲歟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非人者形具而人非者之謂也又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嗟夫孟子信以不讓爲非人而又以爲非其人不能讓乎何前後異指也繇後而言非其人不能讓能之者泰伯至季子五人而已是絕天下也繇前而言人皆能讓天下皆季子也晉陵其邑人也有不能乎不察而已矣當以孟子前之言爲正嘉定十一年

宋吏部侍郎鄒公墓亭記

余友胡衛道知常州書來曰鄒公墓在此學官弟子薦省必時禮也家浸遠而貲落祭不亭守無廬山中松栢皆盡然而敬不專於家者我其責歟教授趙絀實始作亭我命尉朱起章治旁廬舍予間民衣食以居而汛除焉墓四隅樹之木俟以長而芘蔽焉若是則視其家無遠矣役甫就業已畢雖然我欲永久如一日而後此勤惰不齊奈何思其氣類一而終始能不慢者惟學之士庶幾故又使司戶朱中守序其意以請幸子詞而託之也公名



浩字志完章子厚獨相日任諫列子厚迷國罪無匹明最大者二后廢立之際尤大者臣子不忍言也公既以死爭而子厚將遂殺公祖問皆坐貶旅次不容榻會其卽敗僅免爾小人猶僞換公疏激怒宮闈故雖元祐黨籍已赦而公三竄謫屈伸榮辱之變未嘗不以正也朝廷雖蹇切鄉黨常和樂識慮雖達權操捨常据經學術雖敏辨講肄常鈍默修之身及家未嘗無本末次第也諫必行人臣之榮遇也然道之難全而非節不著喜聞過人主之盛德也然事之難明而非節不顯紹聖迄宣和諫官五御史一皆豪傑有重名者也記曰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嗚呼公可以爲故矣學之士仰綴一瓦俯緝半甍而楹桷自新也雪幹霜枝蒼鱗翠甲而樵牧自絕也出以公之道而仕處以公之道而止而進退自明也衛道托於學之士也深而士之報直厚矣衛道名衛越州人

永嘉縣社稷記

晉析永寧縣置永嘉郡更名縣曰永嘉在隋唐間

其社稷步積之三千二百八十六中容八壇圖籍轉相授所從來遠矣淳熙後步失者二千有餘壇陞淪沒卽於佛祠令不能正也嗟夫豈其邑小其民寡不足與正耶將其事緩其効迂正不正皆無益損而致然也山陰胡衍領縣二日駭悵愧惕若疚負在已按舊圖就南補北還得故步垣千尺磚之用政和儀崇五壇壇石皆青表之門道敞之房宇嘉定十一年秋告新社成禮然則果於行義可以爲勇復於已失可以爲難先有司之所後可以爲敬參而具者賢也君辭避不肯當獨推言之曰古民人社稷常並稱有其實也後民人社稷雖並稱名而已矣實則教之耕稼而養抑霖潤槁皆神力也名則視其耕稼而取俄早忽水非神禍哉州之取總其凡猶竊民譽縣之取煩其目惟聚民怨縣社之名僅存者幸也古之立國左祖右社嚴事如一朝市均等無相離也後世或遠或近率意而爲爾自晉唐置社僻在大城盡處今蕃庶尚草萊雜昔稀曠人跡絕矣野廬老圃盍以寄葵韭華棖

巨棟曷託簷蔭焉永嘉之社名幾不存可畏也夫  
治術同異吏宜攷詳地勢偏隔人且自恕令姑罪  
之免奚彼敢議哉衆又謂君思深之至此也幾於  
仁君役民甚簡不妄勞費責輸以時不苟貸假然  
則審其取者養民之始正其名者致實之漸也故  
并記之

南安軍三先生祠堂記

南安者昔周子二程相與講習其地羣聖人之道  
賴以復明學者紀焉信安劉侯行父始卽學東偏

券市考室奠祠之如學初侯旣造設廳飾以兩序  
加樓其上又移試院位於勝方而益其舊役費皆  
倍祠數十然自以爲不足錄惟曰懼三君子之奉  
有失其治南安劇賊遁散兵不用常訟稀減刑甚  
省宿負捐假歛不急民物富樂略如承平然自以  
爲不能化惟曰憂三君子之教不行於是爲其士  
者思久侯之愛與祠並也以記來請余觀縣令漢  
而後諸大儒得祀孔子廟庭者三君子過之遠矣  
而乃未之及或官職所臨縣州所生與所講習祠

或因於學或別於學夫道非繫於地而尊道者猶敬其所從始特時事之宜非曰禮當然也必著令而通祀斯稱矣然則三君子亦何以過諸大儒哉蓋道之所以掩鬱於後者天與人殊而人與已殊道非其道而學非其學也理不盡徒膠昔以病今心不明姑捨已以辨物勤苦而種皆文藻之末鹵莽而獲皆枝葉之餘楊雄韓愈猶然况其下乎自周子二程以來天之命我者屬乎不離也我之事天者吻乎有合也舜文王之道卽已之道顏淵孟軻之學卽已之學也辭華不黜而自落功利不抑而自退其本立矣兩迷者岐也四連者路也邪不亂正燭火暗室也旭日方旦也幽不掩明大經大法未嘗不炳然具見而何塞路之有此其所以過之遠也覺於是而進余所進也安於是而止余亦止之嘉定十二年七月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學者聚道之地而仕所繇出也或畔道從利苟榮其身欲復之於學弗可受矣况可祠乎台州之學

得祠者三人羅提刑適陳侍郎公輔陳詹事良翰  
提刑用不究故事不顯余聞鄒浩言熙豐外貴人  
視民甚蒿萊芟燎恨不力也是時能慷慨建白保  
赤子以對天命惟江都令羅適弋陽令董敦逸二  
人而鄒公獨謂羅公見而得之然則推於所不見  
其不畔道審矣方靖康憂恐懲艾已泮豈不尚合  
侍郎發明四肢心腹之論無過此矣竟失指遠去  
然後彷徨宗周卒成分裂之禍及隆興英睿憤激  
大勢宜若遽振詹事力守絕和不棄地之策最專  
一也使堅忍待之虜自當蕩析豈遺種至今哉雖  
紹興復用而已與大臣異議終不留雖乾道再入  
而既爲近習擅事迄自退二公任諫爭位從官立  
朝本末天下誦之豈惟不畔道而固行道道雖難  
行而亦不苟榮其身而止也士在天地間無他職  
業一徇於道一繇於學而已道有伸有屈生死之  
也學無仕無已始終之也集義而行道之序也致  
命而止學之成也後世地或千里無學其君子以  
意行道晚進濶遠不知所從慶曆後名一功著一

善往往復之於學矣今其秀人美士羣萃而交處朝夕瞻顧拂拭像服如三老之存春秋盟薦饗醴芳苾如三老之饗而又仰其大節俯其細行無不皆可師也爲聚道之助不旣多乎或疑侍郎不右程公學術若少異然按程公親爲孔文仲排劾而與孔公並黨籍史記晏嬰非孔子而弟子稱善與人交兩賢哉嘉定十二年八月

寶婺觀記

觀卽八詠樓也道士陳守正職補治歷十年乃具夫山峙以近則迫而易窮川浩以遠則蕩而難限皆遊觀之病也金華雖高千仞旁走三縣迤邐回環不自意深入也其餘漫隴伏岡林茂野蕃若輕若軒若萬馬縱收於平原錦出繡沒不可控搏兩溪廣長會清合涼匪厲伊方徐納于江南山縣縣菓蔬之區柘桑之園日月風雨借其姿態霧煙氛靄相爲吐吞而光氣靈響之答於耳目異矣四顧百里不蕩不迫有臨望之美無游觀之病浙以東茲樓稱最焉昔沈約始建而地以文顯意士之游

者必有得於斯而余不能知也近世大儒呂公出而人以理著四方英俊歲常數百千人無不登茲樓其得之孰淺深高下則余雖或知而亦不能盡也山水至善之所存也游於是者密悟爲善之機反冲藏約而內守通變達化而外應寬施忘其褊吝朗豁消其閹鄙德成性安而動樂靜壽之功驗矣其或不然豪怒使酒激而爲狂感物悲憤鬱而離憂巧諷詠益其輕肆謬題品示其誕拙是游觀雖不以病夫人而人反以病夫游觀也可無畏哉

嗟夫呂公歿久同時並游俱逝余亦老不復至矣故因守正繫其語使後之游者有考也觀初立於唐史曰須女之舍也遂以名州太守洪邁請錫嘉字故曰寶婺天象邈矣星辰之躔次難言哉然而檜襍每效福嘏頻集邦人奉承無敢不肅豈非地勝故耶守正與其徒尤不當以人而病夫游觀也

宜興縣修學記

戴君桷宰宜興旣補弟子員食於學視學舍壯整者惟高尹商老宣化堂羅令仲舒東序堂亦傾敝

餘或缺或毀顧其士陳夢印章悉夫買旁縣材棟  
工優作壘二年復修堂廟設大門門左右挾前崇  
門櫺對立西序宗子小學凡職列之次故所無皆  
具然後使沈夢龍來言曰噫可記矣荆溪禹貢中  
江也渚泐澄澈雲木縈帶君山最雄秀嵌洞尤恠  
偉蓋自楚漢爲東南稱首近蘇公去萬里蜀周覽  
天下擇陽羨而居其疏展奧麗兼之矣方周孝侯  
童騃縱暴至比以異物一旦感激殺虎斬蛟從陸  
士衡兄弟前死不卻顧大節尚生存或疑非地力

之勁挺不能也熙寧更用經義士初昧溺於時開  
封禮部有邵集英親策有余選皆第一京師之大  
四海之廣一邑而擅魁特者三或疑非地稟之文  
華不能也夫發於勁挺孰若納於中和華其文辭  
孰若厚其根本根本學也中和道也地安能預哉  
闕黨互鄉地耻其人也魯多儒衛君子人美其地  
也今夫邑之翹材穎質將進於道必約以性通以  
心肝脾胃腎無恣其情念慮思索無撓其靈則偏  
氣不勝而中和全矣將深於學必測之古證之今



上該千世旁括百家異流殊方如出一貫則枝葉  
爲輕而本根重矣學與道會人與德合登高丘可  
以奄魯俯長流可以觀逝則山川雖富同游於覆  
載之內義理至樂獨行於物欲之外矣豈非令長  
修學之本意哉罨畫之溪猶浴沂也善拳之竇亦  
舞雩也非騷人墨士專而有也嘉定十三年十月

潼州府修城記

自李順滅蜀安樂到今漢唐不逮也然民離於兵  
久而膂力積銷弱地離於兵久而預防益簡薄及  
姦豪窺度則不足支倉猝有事之用近張福叛逐  
制置戕總領剽殺縱橫吏或死或逃無敢抗者已  
殘利遂將及潼州李公塹初命爲牧卽疾馳至與  
提刑曹公叔遠集義壯倩西軍賊所從縣鎮加警  
隍堞之毀塞亟治投木隔礮凡可以壞賊之具宿  
設晝夜激厲上下同意誓必死守賊覘伺逡巡知  
決不可犯竟取他道而去嗟夫不獨保一郡也乃  
捍護成都一路功伐隱然非智素講勇立斷安能  
接二百年生養使不失哉旣修城門西牛頭高峭

騰突按圖志相里貴據其上攻城幾破二公謀曰  
城幸而得山天遺我也可委於敵而外求險耶於  
是追改往謬跨巔連趾通合為一枝西溪之渠循  
山而南達於武江彌霖驟潦無奔湍蝕流焉城盡  
甃巨石創甕城縣門敵牕蔽膝並應程法東西行  
來煒燿艷翕猗酋沮氣狼子墮魄時公兄壁鎮遂  
寧亦修城復夏魯竒舊迹役費倍數十非修也築  
新城也夫改往謬於未及復舊迹於垂墜非艱危  
之際所能行也公弟兄行乎哉且其生兵速練闕  
械速補所以支倉猝有事之用而為久長無事之  
備者將非素講立斷而然歟紹興後竭巴益奉邊  
將吳曦因以反劔關棧閣真縮手矣宜若耕塞下  
令戍士足食內地擇要害自為守其倫理漸次必  
繇二城始夫李執政近臣曹亦東南之望也一日  
會於朝以慮一州者為蜀慮以慮蜀者為天下慮  
可也嘉定十四年三月

連州開楞伽峽記

湟水會眾流東南東兩崖湍怒激躍勢傾百里舟

行必踰峽矣然後喜無患夫山水之險亦所在而有此固其著名者耶嘉泰二年崖墜壅水高者數十丈下者百餘尺雨不時霽則谿谷倒注橫溢航楫不通估貨不行嘉定庚辰太守楊侯察始至歲適大潦城邑吞沒漫為湖海四顧歎曰州素薄監司未有意將孰弭茲禍轉運判官劉侯強學聞而矍然亟舉兩司八百萬實其費是冬遂命司法李華郡人張浩大議疏鑿華巧思強力侯專任不疑易者勸趨難者募應小石絳運大石鑱落上以火

攻下以堰取餘隱石黯黯平流中尚數處工不知所為華創巨靈鑿貫木百鈞擣之糜碎春且半石之為水害者盡平舟自番禺來城下羣川眾壑各得所歸老穉聚觀喜極或泣曰連始復為郡矣按書隨山濬川所以合天人同願勤功茂伐最為繁悉而遠莫能詳也及梁山頽地重人乃以為國君當自貶損不敢言修治其他什陵摧阜駭聞異見史氏所錄蓋多有之而終不言其能開導其能攻除以還其舊者豈其逸而不傳耶抑敬而不敢亦

若重人之所謂耶雖然以今峽視之捨而不治則  
一州廢矣夫忽人患而不加卹慢天災而苟自恣  
二過孰愈今夫楊侯慘怛而仁劉侯果毅而明而  
又得屬如李君奔走畢力以出連人於塗炭之苦  
此豈非天人之所同願歟未幾侯遷提舉常平二  
公方萃處余慶其能爲所部捍患致利民必被賜  
矣嘉定十四年七月

茶陵軍減苗置寨記

茶陵中縣十比衡陽三四紹興初以其旁午廣虔

諸郡寇賊所見伏故建軍陞使示有蕃衛而強其  
縣所以安利一路也嘉定初又以其直韶州千里  
無官司讎殺不忌寇賊輒發故裂三鄉別置鄙邑  
戍及水口蕃衛尤密遂廢軍罷使而弱其縣亦所  
以安利一路也雖然安利一路視令材何如不在  
縣強弱今昔異規未知孰是而茶陵則有二患兵  
移於新邑無衛民不安賦移於新邑重輸民不利  
經數令至盧君子及君雖有字養之方制御之略  
顧事已壞欲挽回得哉余友趙蹈中轉漕湖南察

而憐之蹈中明果肅怛右良鋤姦捕劾羅天錫等  
罪不道以上論如律取其租石三千八百補茶陵  
之缺正足賣財物貫三萬四千立古雲巡檢永食  
七十人然後畝之增稅者盡除夫之荷糧者悉免  
官急借而先期者償之戶窮乏而殿負者貸之營  
圃初成弓矢初張習教有晨部分有容上下感悅  
鬪訟稀省炎帝廟孔子學及尉署久敝加整治功  
堅舊潦衢淖巷溝而降之街石粲然刷比歲焚劫  
之醜還百年富盛之樂蹈中愛君材有餘又薦於  
朝力無不盡民既幸其私我相率來告曰必記是  
不忘夫始議必詳橫恩難再若分遣丞佐迭受民  
詞不亦簡而易行乎奚別置爲業已析裂餉輓失  
供不併請乎爲後患爲士兵扞其境耕而後食茶  
陵頃五千無遺萊曠土可尋乎奚仰哺爲禹弼成  
五服因物自然安得巨億之財爲一縣地哉本蹈  
中意欲以獨厚茶陵者徧惠所部耶嘉定十四年  
九月

櫟齋藏書記

余友衛君湜清整而裕淡泊而詳酷嗜書山聚林  
列起櫟齋以藏之與弟兄羣子習業於中夫其地  
有江湖曠逸之思圃有花石竒詭之觀居有臺館  
溫涼之適皆略不道而獨以藏書言者志在於學  
而不求安也又其自以爲櫟者真無用於世矣非  
退托而云也按孔安國皇名墳帝名典堯舜在焉  
然書稱若稽古四人高辛而上無預也說命曰學  
于古訓乃有獲不知說所謂古何時也六世之籍  
不存矣以子華子考之不可訓明甚然則所謂古

者唐虞以後爾故孔子於義吳之前亦缺弗講若  
夫討禮而尊天子正樂以黜諸侯大夫春秋修而  
不作詩書因其舊無所更定世儒往往未能明也  
司馬遷創本紀世家史法變壞遂不可復老莊推  
虛無冲漠正道隳裂遂不可合孫吳以狙詐祖兵  
制申商以險刻先治道若夫言語之縟爲辭章千  
名百體不勝浮矣韓歐雖挈之於古然而益趨於  
文也經傳之流爲注疏俚箋臆解不勝妄矣程張  
雖訂之於理然而未幾於性也凡此皆出孔氏後

節目最大余所甚疑而君所藏皆具有焉蓋君之力良難而任良重矣問學之要除之又除之至於不容除盡之又盡之至於不容盡故稱鈞石必以銖會億萬必以一讀雖廣不眩也記雖博不雜也日融月釋心形俱化聲色玩好如委灰焉然後退於櫟而進於道矣固宜漏衆美而以書言也寶裝綺籍不敢觸手金匱石室猶存其人滋外歟非內歟嘉定十五年二月

湖州勝賞樓記

凡城邑據江海陂澤之勝皆卽以爲賞蓋物常聚於大矣吳興三面切太湖涉足稍峻偉浸可几席盡也然四水會於霅溪鏡波藍浪梁楸動搖而靚粧絃服之倒影互爲散合衆流放於荷葉浦沉清浮淥鳧鵠棲止而綺荷文蓼之羅生無有際畔特嶺聯亘巧石綿絡頗抑湖之重勢而蔽遮其寒風故其人意安而氣和舸經舫緯艇繪鯨縷細聲窈眇豪唱激越宛轉一州間隨地而勝隨勝而賞無不得所求具區雖大不假觀也夫豈娛於耳目之

狹者易徇而廸於心志之廣者難親耶亦其神靈  
爽異所獨鍾彼雖大而此不小也國風廢王道息  
柳惲以江南曲名於時古之採蘋莒盈而金熟薦  
於大宗禮至敬也主於少女教至行也惲之採蘋  
徒詠而已其思蕩其志淫豈召南本指哉然而詞  
人藝士爭共誇述郡之勝賞由是而始敞堂與館  
益盛於今太守趙君旣新白蘋亭復樓於側其言  
曰清風水遁碧瀾山隱兼之者斯樓也力能見湖  
而不爲者民方與我游於麗密之內我不敢與民  
縱於青冥之外也雖然以道講民見湖可哉白居  
易論謝柳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按史惲守吳  
興前後十年其政清靜吏民所懷病去而乞留千  
餘人居易偶不詳也政在平平在久加以不倦瘠  
土可使沃窮閭可使富况蒲魚豐衍明山媚水素  
稱勝絕乎君初至損稅直增學廩親不葬女不嫁  
廢疾無醫死無斂棺皆助之恐不及可謂有志矣  
惜其暫不得久近惠而未及遠利也故錄以次惲  
君名希蒼字漢英嘉定十五年三月



水心文集卷之十一

終

水心文集卷之十二

序

送劉茂實序

劉茂實爲知奉新縣事某序送之曰昔之立法者以職官令錄近於民非舉其材不得爲之最重者改官而知大縣奏上天子臨前侍郎讀臚句傳而命之謂之再及第繇是脫吏部而登朝廷矣蓋其厚以一縣爲寄而超尊之非恤士大夫而苟榮其身也及其久也循習而例不明以爲凡仕者必關

陞必改官此上所設以待人之求而其進取條目之限當如此也自改官至外員郎有祿以傳其子所以備一身之事爾故其既得改官也反以爲格法之咎曰何必使我爲知縣而厭苦之至常避免而不得則勉強而後受既至如不能脫未有樂而久居者也皆務爲苟且之政雖欲無大闕敗然積百數十歲以一意相承而功化之陵夷甚矣嗚呼以不樂爲知縣之人改其所願之官其必至是歟然余見今之論者真以縣爲難治位卑責重不可

以自爲又以不自爲者爲罪也亦未盡力而已秦漢以下顧何容有易治之縣耶獨未知三代何如耳曹滕邾莒有南面之尊未嘗得自行其志雖孔子之門人冉求仲由之果藝又未嘗不以宰邑爲難然則縣之難治亦非獨今世也其要使爲國者盡去煩密之法無破產之役無雜名之歛一出於簡古而不以所難責吏則庶幾公私之論可一而民可善治矣不然則或幸而得仁厚通敏之才不以改官爲身計而能因今之法度以行其政事之

仁然後可望以一縣之善治也不其難歟茂實材  
厚通敏順物險易其居自勉以道義之重而爲朋  
友之所望者當何如况一改官之利哉所謂幸而  
得之者也故於其行也歷道古今之變以告之不  
獨慶奉新之人將蒙其澤而茂實之功名亦可少  
見矣淳熙九年八月日序

石庵藏書日序

石庵書若干卷承奉郎蔡君瑞藏之始蔡君之伯  
父曰居士塋母因其地爲廬居紹興十九年大旱

饑穀石五千二百足錢居士將以所餘穀散之而  
患無名時庵傍有石冑土而奮如蟠根叢萌欲發  
而尚鬱者遂爲萬夫傭使出之高二丈廣可三之  
石溫潤如玉質故名石庵云蔡君念族人多貧不  
盡能學始買書寘石庵增其屋爲便房願讀者處  
焉買田百畝助之食嗚呼蔡君可謂能教矣富者  
知損其贏以益市書與田而收卹其族人則無富  
之過貧者隨聰明之小大以書自業而不苟恃衣  
食則無貧之患教成義立而族多材賢則玉石之



原件短缺

九心文集 卷十一  
祥其遂酬乎君之從孫武學諭鎬與余同寮以請  
而序之淳熙十五年三月日

東溪先生集序

君名伯熊字元朝姓劉氏居簡東溪號東溪先生  
始冠有榮人楊先生愛其賦誨之曰無爲俗學君  
謝閉戶焚昔藁束注解讀經必自識然後縱觀他  
書如是餘十年復見楊先生曰可也吾畏子矣君  
高遠獨出無拘留泥滓間意學已成謂當直施用  
不曲步捷行以漸巧取之論說必窮盡欲矻時陋

於王官再入郡三佐帥幕公私憔悴而子壽老矣  
然其平生業嗜文字若性命在身非外物也甲乙  
自著累百千首嗚呼何其勤且多也余後學也不  
足以識子壽之文其不爲奇險而瑰富精切自然  
新美使讀之者如設芳醴珍殽足飲饜食而無醉  
飽之失也又能融釋衆疑兼趨空寂讀者不惟醉  
飽而已又當銷愠忘憂心舒意閑而自以爲有得  
於斯文也觀其開闔疾徐之間旁貫而橫陳逸騫  
而高翔蓋宗廟朝廷之文非自娛於幽遠淡泊者



原件短缺

也余嘗患文人擅長而護短好自矜耀挈其所能莫與爲比而視他人顧若無有夫知有已而不知有人以此賈怨宜其窮於世矣今子壽專自降抑未嘗以色辭忤物爲前輩悒然務出諸生後已之所工反求中焉此固人情之所赴富貴之所歸召叢譽而化積毀之常道也然且落落審審至於白首未有所合何也若夫以文爲華以學爲質容而不爲利謙而不爲福宮庭環堵膏梁藜藿晏然沖守不可榮辱此子壽所以自求古人而成其德也粹裘集十卷金華杜旡爲此文自經史諸子皆有論辨學之博矣論辨不苟是非必折之於正又所謂篤矣秦漢以前士自爲家造智設巧意出準量立表極以號於世而已心術取捨之謬方將求折諸其人固未知自有所折也至後世折衷之學始大盛士因古人之已成者論之知所統壹足以致用不必自爲家焉然非其趨然出於科舉場屋之外詳考而深思者不能也旡以此未取信於今人而不知此旡之所以有得於古人也因題其末

龍川集序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藁上皇帝三書最著者也子沆聚他作爲若干卷以授余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爲絕出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將繇布衣徑唯諾殿上以定大事何其盛也然而詆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狠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於世乎天平余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世之好惡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爲德不爲怨自厚而薄責人則疑若以爲有罪焉可矣同甫旣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祕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公伯共退居金華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呂公歎曰未可以世爲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余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



不能解一二猶以爲可教者病耗十年耗忘盡矣  
今其遺文大抵班班具焉覽者詳之而已

### 紀年備遺序

孔子沒統紀之學廢漢以來經史文詞裂而爲三  
它小道雜出不可勝數殫聰明於微淺自謂巧智  
不足以成德而人材壞矣王通二司馬緝遺緒綜  
世變使君臣德合以起治道其麤細廣略不同而  
問學統紀之辨不可雜也平陽朱黼因通鑿稽古  
錄章別論著始堯舜迄五代三千餘篇述呂武王

莽曹丕朱溫皆削其紀年以從正統曰吾爲書之  
志也書法無大於此矣報讐明恥貴夏賤夷其次  
也凡民人家國之用制度等威之異皆爲說以處  
之衆言之淆亂則折而一之訛謬之相承則釐而  
正之南北華戎之離合爭奪之碎人所厭簡亦備  
論之該括旣多而條目衆矣所以存世次觀興壞  
本經訓原事實芟理蕪蔓顯發精隱扶樹正義蒐  
舉墜逸不以華爲辯不以意爲覺無偏駁之說無  
新特之論反而約之知其能費而隱也時而措之

知其能曲而當也嗚呼此豈非學者之所當盡其  
心歟何後世用力者之難而成功者之少也自董  
仲舒推明孔氏猶不能無譏况馬鄭王肅之倫哉  
故余於此書竊有歎焉所謂復而不厭不知老之  
將至者幾是歟黼字文昭初陳公君舉未壯講學  
文昭年差次最先進及後來取名官弁冕接踵而  
文昭蓬累耕南蕩上山水疊重聲迹落落人不知  
其能傳陳公之業也一旦此書出義理所會寶藏  
充斥遂爲成學而陳公卒久矣相與論舊事追念  
愴然然則文昭豈徒以博習自是而已哉後有欲  
知陳公者於此書求之可也

丁少詹文集序

丁少詹死子幼家無相人憂其且不立旣而自溫  
嶺鴈蕩來者累累言其庭宇甚除疆畎甚修賓祭  
敬恭僮客趨和盡如少詹在時余極歎異此不特  
其子能危慮夙成自樹不墮亦繇少詹裕家之法  
素定有以遵執而然也今又櫝其遺集以來凡碎  
篇零簡收拾皆在念少詹平昔益以愴然夫衣食

乃心文集 卷十二  
逸則知教被服深則近雅若因以追先志續成其  
業庶幾乎至其文辭則余於銘墓論之矣故不重  
評焉

巽巖集序

李氏續通鑿春秋之後財有此書此言非歟自史  
法壞譜牒絕百家異傳與詩書春秋並行而漢至  
五季事多在記後史官常狼狽收拾僅能成篇嗚  
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鑿雖幸復古然繇千有餘  
歲之後追戰國秦漢之前則遠矣疑詞誤說流於  
人心久矣方將鉤索質驗貫殊析同力誠勞而勢  
難一矣及公據變復之會乘歲月之存斷自本朝  
凡實錄正史官文書無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  
錄野記旁互參審毫髮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隨卷  
較然夫孔子所以正時月日必取於春秋者近而  
其書具也今惟續通鑿爲然爾故余謂春秋之後  
財有此書信之所聚也雖然公終不敢自成書第  
使至約出於至詳至簡成於至繁以待後人而已  
學者奚不於此取衷哉余少則習長編恨公他文

未能得會與公子參知政事璧湖北帥稟善稟至金陵以公集示余因屬爲序自有文字以來名世數十大抵以筆勢縱放凌厲馳騁爲極功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輝秋明而海澄嶽靜也高者自能餘則勉而効之矣雖然此韓愈所謂下逮莊騷其上無是也觀公大篇詳而正短語簡而法初未嘗藻黼琢鏤以媚俗爲意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又非以聲色臭味自怡悅也獨於古文墜學堂上之議起虞造周如挈裘領振之焉固遺其下而獨至其上者歟蜀自三蘇死公父子兄弟後起兼方合流以就家學綜練古今名實之際有補於世天下傳以繼蘇氏公諱燾字仁甫立朝有大節屢進輒自引去晚爲雜學士專史事天子方倚以政不幸卒矣

平陽會書序

玉山汪子駟知平陽守法以便民不奪所見不屈所行慎刑簡役旣去而民思之思之尤者曰能爲民推核其賦之當輸銖合必實色第日別多寡貧

富不妄贏縮板以付之使自至民不求吏官不失  
賦又爲之建置所利縱捨所患始終汲汲以民爲  
家至於學宮縣舍皆新治焉不獨有是心亦其力  
能行之也一縣會計天下同有也所以取民必有  
正也取而不得已必有寬也有正義也有寬仁也  
未有不繇仁義而能使民思之者也觀是書者可  
以知其志矣

黃子耕文集序

豫章黃子耕少所樹立便入高人勝士之目不獨  
倚先世爲重也詩文似太史有洪州九詞五溪十  
談興指予奪之微追古人而過今人矣出守天台  
一錢細碎皆籍之條目建置爲窮人衣食居處計  
輒費數百千萬人但言其能憂民如家不知其家  
事乃落拓不理未嘗自憂也余每嘆學者各具材  
品唯識趣爲最難子耕雖以惠利德於一州然異  
日去此必將有時而盡不若刻二書巾山之上使  
讀之者識趣增長後生及知古人源流教思無窮  
視今惠利何翅千百客其以予言告子耕幸勿自

嫌也

周會卿詩序

周會卿詩本與潘德久齊稱盤摺生語有若天設德久甚畏之德久漫浪江湖吟號不擇地故所至有聲會卿常閉門里巷不相識居謝池坊窟山宅水自成深致知者獨輩行舊人爾宗夷遺余家什零落十數紙恨蚤失怙收次不多一幹之蘭芳香出林豈紛然桃李能限斷哉

觀潮閣詩序

趙君旣成觀潮閣徧索閣上舊詩刻之恨其遺落不盡存也余觀自昔固有因一題一詠之工而其地與物遂得以名於後矣若是者何俟多求而勢亦不能多至於閱世次序廢興驗物情懷土俗必待衆作粲然並著而後可以考見則其不盡存者誠可惜云

謝景思集序

謝希孟示余大父藥寮叢藁二十卷崇觀後文字散壞相矜以浮肆爲險膚無據之辭苟以蕩心意

移耳目取貴一時雅道盡矣謝公尚童子脫髻髦  
游太學俊筆湧出排迨老蒼而不能受俗學熏染  
自漢魏根柢齊梁波流上遡經訓旁涉傳記門樞  
戶鑰庭旅陞列撥棄組綉考擊金石洗削纖巧完  
補大樸其藥園小畫記蓋謝靈運山居之約言志  
潔而稱物芳無憂憤不堪之情也公諱伋字景思  
上蔡人艱難時往來青城毀容敗服實佐其父奉  
傳國璽走宋州高宗知之自用爲祠曹郎兼太常  
少卿垂賜第掌誥命矣曾有秦氏之厄擯落二十  
年始稍外遷而公死嗟夫窮達長短不足云也王  
筠言未有七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按  
筠雖粗有文而王氏七葉無以文名世者王僧虔  
誠子姪書可見也安得因簪笏不墜便欲文字並  
稱乎然亦恨其集不傳無以驗工拙今公藁藏已  
久懼遂淪墮使真能文者不見信於後此希孟之  
責也

覆瓿集序

初薛子長從余貢院崇德愛其靜而敏文過於輩

流而已未鉅恠也來姑蘇葑門出老翁賦續通鑿  
論始駭然異之蓋神馬汗血尾鬣不掉而行流無  
疆累名駿數百豈得望塵焉自魏晉曹陸江左顏  
任唐陳李宋黃秦晁張皆莫進也然亦有疑而未  
忍言至錢塘仙林復出土風論則疑愈甚自爾子  
長歲必一再過余間或見他文必爲之慙懃歎息  
然猶未忍言也及余往長沙而子長死未忍言者  
終不言矣悲夫悲夫是余之罪也夫或謂子長負  
絕世筆墨而區區名第乃不與常人比故多怒譏  
誠然哉子長自護若處女常藿食水飲欲利不掛  
絲髮奚取奚慕而以是動其心殆見事太明量人  
太盡而然歟雖然使讀者剖幽析微深刺臉髓渠  
不開其智洞前燭後瞭至日月渠不新其學長鋪  
廣引浩絕河漢渠不起其辨規賢矩聖皎逾雪霜  
渠不範其廉其有益於世固多矣又曹陸以下不  
能擬其藩也

徐斯遠文集序

斯遠盡平生文纔二十餘首首輒精善疑其親自



料揀應留者止此爾徐觀筆墨輕重以十一歛藏  
千百雖鋪寫縱放亦無怠惰剝落之態逆流陡起  
體勢各成殆非料揀所能致也詩險而肆對面崖  
壑咫尺千里操捨自命不限常律慶曆嘉祐以來  
天下以杜甫爲師始黜唐人之學而江西宗派章  
焉然而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淺深材有大小  
以夫汗漫廣莫徒枵然從之而不足充其所求曾  
不如脰鳴吻決出豪芒之竒可以運轉而無極也  
故近歲學者已復稍趨於唐而有獲焉曷若斯遠  
淹玩衆作凌暴偃蹇情瘦而意濶貌枯而神澤旣  
能下陋唐人方於宗派斯又過之斯遠有物外不  
移之好負山林沉痼之疾而師友問學小心抑畏  
異方名聞之士未嘗不遐嘆長想千里而同席也  
初渡江時上饒號稱賢俊所聚義理之宅如漢許  
下晉會稽焉風流幾泯論議將絕斯遠與趙昌父  
韓仲止扶植遺緒固窮一節難合而易忤視榮利  
如土梗以文達志爲後生法凡此皆強於善者之  
所宜知也

松廬集序

杜甫送楊六判官使西蕃詩直下無冒子始末只一意貫括刻鏤皮草皆盡而語出卓特非常情可測繇文人家並論則劉向所謂太史公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者也雖子美無詩不工要其完重成就不以巧拙分節奏如此篇者自爲少爾今翁常之諸詩實頗似之然常之與余論詩乃未嘗及此豈其平生得法直偶合故耶常之每言下句當如秤星船碇縫畫既定不可移改袖手風騷之壇所厭服多矣吟味者自知之

黃文叔詩說序

往年徐居厚言文叔蚤爲諸經解書畧具矣時公未四十也頃歲每有學者自金陵至言公常用周禮注疏與王氏新經參論夜率踰丙晝漏未上輒扣門曰已悟於是公七十四五矣嗚呼斯可謂以學始終歟公旣歿始得其詩說三十卷自文字以來詩最先立教而文武周公用之尤詳以其治考之人和之感至於與天同德者蓋已教之詩性情

益明而旣明之性詩歌不異故也及教衰性蔽而雅頌已先息又甚則風謠亦盡矣雖其遺餘猶髣髴未泯而霸強迭勝舊國守文僅或求之人之材品高下與其識慮所至時或驗之然性情愈昏惑而各意爲之說形似摘裂以從所近則詩烏得復興而宜其遂亡也哉況執秦漢之殘書而徒以訓義相宗者乎公於詩尊序倫紀致忠達敬篤信古文旁錄衆善博厚慘怛而無迂重之累緝緒悠久而有新美之益仁政舉而應事膚銳王制定而隨時張弛然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復明公其有志於是歟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詩集傳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收拾羣義酌其中平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爾今公之書旣將並行讀者誠思其教存而性明性明而詩復則庶幾得之不然非余所知也

歸愚翁文集序

余嘗歎章蔡氏擅事秦檜終成之更五六十年閉塞經史滅絕理義天下以佞諛鄙淺成俗豈惟聖

賢之常道隱民彝併喪矣於斯時也士能以古人源流前輩出處終始執守慨然力行爲後生率非瓌傑特起者乎吾永嘉二鄭公是已蓋其長曰伯熊字景望季曰伯英字景元大鄭公恂恂少而德成經爲人師深厚恂悞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不關於廊廟而景元俊健果決論事憤發思得其志則必欲盡洗紹聖以來弊政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默默苟爲祿仕者也景望徇道寂寞視退如進官至宗正少卿而止初景元中進士第第四人少卿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旣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辭終其身二十餘年不復仕朝廷亦卒不徵用何者諸公貴人知其才大氣剛中心畏之方以其自重不浪出無能害已爲幸而不暇以廢格科目摧折名士爲已責故也豈不悲哉自二鄭公後儒豪接踵而永嘉與爲多然皆兄事景元方其家居得朋友通共有無並坐接席不知歲月遷改自謂如華胥至樂故其講習見聞尤精而片辭半簡必獨出肺腑不規倣衆作也夫孔翠鸞鳳矜

其華采顧影自耀為世珍惜是既然矣若夫蛟龍之興雲雨則雷電皆至霍燄百里豈區區然露小技銜細巧而足哉余懼覽者未察因次其本末如左

送戴許蔡仍王汶序

戴許蔡仍王汶來自黃巖從王成叟學未久成叟為有力者挾之江西三士失所依束書將歸請質於余夫力學莫如求師無師莫如師心易蒙之義曰山下出泉蒙泉之在山雖險難蔽塞然而或激

或止不已其行終為江海者蓋物莫能禦而非俟夫有以導之也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果行育德人必知其所當行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於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得其所當行決而不疑故謂之果行人必知其所自有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於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信其所自有養而不喪故謂之育德學而至於能果行育德則不可勝用矣然則三士之歸求其心而已無師非所患也

送林子柄序

始余見子尚少爾知其學於古之道甚異之然未知其智足以有明也再見子知其欲以學之者著於行尤異之然未知其材足以有成也今三見子矣智之明者知其必求至於是不然不强通也材之成者知其必能安於命不然不强售也嗚呼能如是足矣又謂余曰夫學於古者不徒善其身著於行者必並淑其鄉吾將與兄弟若親戚及友朋旬驗而月考之家營不反顧私欲不亂意時積而歲累使其智交相明其材交相成庶幾乎善其身者可放以治人淑於鄉者可推以準天下也嘻能如是足不啻矣抑余聞之不徒善其身者以人治身而不以身治人必並淑於鄉者以天下準其鄉而不以鄉準天下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況人之同類天下之同域哉其智之交相明其材之交相成不旣多矣乎余猶懼子之狹於鄉而專於已安其足之易而忘其未足之難也因以爲子別且併告子之願同者焉

周南仲文集後序

自余吳楚淮南十餘年而周南仲孟良夫兄弟滕孔諸人相與上下追逐憶過秀州值虜使回程避之曲巷庵廬訪求旣絕積水如堆阜擁被移夕續葦以燎牕紙忽白者再信宿焉所詰難往反多矣然南仲遂欲探入微杳語極世人之不到身衣騰舉兩眼盡赤余疑之以爲其氣血不能受未敢及也未幾余乃得疾不治危甚且死累歲然後悔其所以不答者則君方論辨縱橫連拄塞余余爲之默默而已嗟夫君欲聞而余不言余欲告而君不請顏曾之指雖或有存李郭之遺終不可見矣豈亦若有數哉君未歿以近文寄余上折旁峻閎而不跲余固異其與諸家各體無所肖貌而深源亦謂君素意每不滿於今人之作然則是必將大有所成而其力亦未易爲也夫文者言之衍也古人約義理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爾其後俗益下用益淺凡隨事逐物小爲科舉大爲典冊雖刻穠損華然往往在義理之外矣豈所謂文也君子

於此寄焉則不足以訓德學者於此習焉則定以害正力且盡而言不立去古人不愈遠乎南仲已卒而余莫之講也季度既序傳之余記其末如此

黃文叔周禮序

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井洌於遠衆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爲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眩亂顛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羣有司廉教法齊備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爲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爲之說疊疊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已形民



者必相緯經也守天下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爲下甚逸爲上甚勞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熙天子爲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繇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繇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其序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毫芒不可損益也

王木叔詩序

初木叔仕二十餘年未嘗覓舉子屢言於執政不省闕榜有義烏丞徑取以歸家人更誚詰不暇顧也其在天台與錢丞相象祖甚相厚至是適來守委一州聽所爲素介無私昵語錢公尤嚴憚故雖當國不敢以驟用累之觀集中送錢郎中被召諸篇大意可見矣木叔不喜唐詩謂其格卑而氣弱近歲唐詩方盛行聞者皆以爲疑夫爭妍鬪巧極

外物之變態唐人所長也反求於內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

徐德操春秋解序

昔余爲潮州銘言其學博而要文約而費諸子又自列銘旁曰春秋解十二卷書社問答三卷禮經疑難一卷詩文崇孝同參錄並藏于家余頗疑之而未克見後二十六年始見所謂春秋解者良悔前銘稱美未極且恠諸子不早示余也蓋箋傳之學惟春秋爲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史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禘郊廟制理之綱條不專於史也濟西河曲丘甲田賦事之枝葉不專於經也薛伯卒經無預然杞滕邾莒之興廢固明也詭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察也觀潮州此類皆卓而信明而篤矣至於授霸者之權彼與此奪錄夷狄之變先畧後詳諸侯羣誅大夫衆貶凡春秋始終統紀所繫自公穀以來畫爲義例名分字別族貴人微其能本末相顧隱顯協中如潮

州殆鮮焉然則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之類故史  
而非礙歟古人以教其國而使人知其深於是書  
者歟雖然詩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  
衰世之竭澤也示不泯絕而已或者遂謂一字一  
義皆聖人之用則余未敢從也孔子曰桓公九合  
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之器小哉  
夫有齊桓無晉文夷吾爲小是春秋不命霸也又  
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  
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蓋其節目疏  
遠如此則苛文密例而辨人之榮辱於毫釐者非  
歟余恨不及潮州而正也因私附於後

法明寺教藏序

西湖法明寺昔講師繼忠居之忠有行業願力強  
果故雖焚蕩草莽百年間冠蓋常走一郡至子真  
建兩序師祖崇殿堂院始落成祖尤精苦衣屨穿  
損食不累合然諸生雲赴應答泉湧人謂東掖上  
天竺之盛不能過也天台旣立止觀二義承而爲  
說者益以蔓衍而忠與祖亦各有論述故其徒妙

真普濟欲集諸家之學爲教藏置院中率州士女修念佛三昧以旌祖之績而嗣忠之業於無窮志甚遠也夫浮屠以身爲旅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爲贅疣而傳於文字愈多固余所不解嘗以問祖祖亦不能言也

宗記序

佛學繇可至能自爲宗其說蔓肆數千萬言永嘉鮑楚刪擇要語定著百篇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爲佛者然也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學之者固病其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盡棄舊書不用卽已爲佛而已學之者又疑其誕而未從也獨可璨數人大喜決從之故流行至今嗚呼佛之果非已乎余不得而知也已之果爲佛乎余不得而知也余所知者中國之人畔佛之學而自爲學倒佛之言而自爲言皆自以爲已卽佛而甚者至以爲過於佛也是中國人之罪非佛過也今夫儒者不然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夷術狄技絕之易爾不幸

以吾中國之人爲非佛之學以吾中國文字爲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草野倨侮廣博茫昧儒者智不能知力不能救也則中國之人非佛非已蕩逸縱恣終於不返矣是不足爲大感歎余嘗問楚儒之强者愠弱者眩皆莫之覘子以何道知之又爲之分高而別下取妄而舍煩哉楚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爲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余聞而愈悲夫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故曰亦可以弗畔矣今悟而遂畔之庸知非逃之大乎雖然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

胡尚書奏議序

禮部尚書餘姚胡公沂字周伯奏疏將百篇詞約而指要不盈數百少纔百餘然必據經陳史質證今事不率意而云也或昔人所已言徑錄聞上不必出於已也必酌時病不夸不緩異聞駭見必亟達不憚諱惡然而懇怛忠盡故言而樂聽十多七八焉自古賢人君子進常艱退常易富貴有節無侵尋之求言簡而伸氣直而遂可爲事君法如公

是也公晚遇十年間三引去去必剛勇果決其來未嘗不遲懦退縮也上嘗獨對公宰相尤密諭意謂不日且共政公謝不敢當也余聞隆興乾道中不能擊龍大淵曾覲不得爲有名臺諫公不但備禮彈劾必極論罷斥乃已又聞不能諫恢復不得爲有名侍從公旣辭大用出知括蒼小州奏曰賈誼號通達國體太瘡踈盭類辟病痲皆借一身喻之今日國體何病也能言病未必能處方不能言病而輒處方誤人死矣今日之病名風虛虛內也風外也外風忽中半身不隨靖康也幸其半存建炎也半身不隨咎已往半存之身尚凜凜不自保也今欲併治不隨者怵市道之說售嘗試之方湯熨鍼石雜然而起使誼復生必且慮中風再至而半存之身亦不能救矣所謂可痛哭流涕者也其言憂憤危苦明白切至世固未有識此理有識此理未有以此告也今去胡公之時加遠矣半存之凜凜猶在也昔錢乙病周痺曰入藏者死乙移之於末故雖偏廢而氣骨悍堅壽八十餘嗚呼安得

移今之病於末而顧為是凜凜耶

觀文殿學士知樞密院事陳公文集序

經欲精史欲博文欲肆政欲通士擅其一而不能兼也就其兼之矣而所遇之時不同或不得用或不盡用故位下名卑而功業不見於世為可惜也公於諸經常參合同異不隨語生說而義理自會前代故實無不貫涉本朝憲令無不審據文詞古雅不名一體間出新意奇句讀輒驚人守三州吏不敢輕重細民安之在宣城討詳一郡財賦始末告於上悲痛篤切非深於治本者不能知也其多學廣大流畧該括而又親逢盛時天子用儒為館閣老總領羣彥極清華之選遂司誥命職獻納徧歷二府以禮進退號稱宗工可謂兼人之所難兼而遇人之所難遇矣與之者天也修之者人也公雖負絕類異能不以已形物後生片善譽獎不容口薦引甚衆除授破資格視所宜充其志將以一長任一官不累歲月流轉也國有大事議定俄頃無縮瑟顧望意姿堅峭所論駁屈明主委曲調護

不能回同列或二心二意高下在手必正色力爭  
寧亟去無苟徇亦以此見排於俗然則雖兼人之  
難兼而不自矜遇人之難遇而不強合蓋其修之  
者不在彼而在此也既得謝獨處一室家人罕見  
其面勘整舊書講繹不少厭園池無杖屨聲庭觀  
終日寂然嗚呼是其修之者固又不在彼而在此  
矣皆學者所當知也

羅袁州文集序

余既銘達父墓子晟集其文號橘隱復請叙焉余  
嘗愛達父文能道其意多不爲繁又能道人意少  
不爲畧散語幽寂有蘭芷之潔合語華潤有桃李  
之艷每使長命書記余謝不爲必請達父輕重曲  
折一聽其手不改定也然以文求知亦有甚難者  
異時余袖達父投卷於參政范公達父執後進禮  
卑甚范公苦其煩遽踣坐胡牀達父不自覺猶前  
却未已久之旁觀多咎范公余獨憐其老而憊不  
堪也范公因裂十指謂余前執政舉員當罷蓋無  
以滿四方之求余笑曰罷是則門戶冷落患復不



亟爾達父頗愧恨雖賴范公力得改官後諱其作  
不浪出又太學屢與同舍議不合遂自乞爲軍丞  
棘正不肯涉翰墨畦町宰縣守州專以政事顯云  
夫文如珠玉焉人之所挾以自貴重也蔚豹之澤  
必霧隱孔鸞之舞必日中快讀而疾愈爭傳而紙  
貴烏有輕溷瓦石芒芒不決耶宜達父後諱也然  
士或去塲屋久叢曹劇部眩其神明錢穀之塵汗  
几硯刑獄之腥蟻階陞官業雖登而文義耗矣達  
父又深病之故其據案生面凜然政足以蘇息其  
民退食寒質臞然文足以黼藻其身行吟坐思物  
境常會奩滕匣祕不敢窺也晟旣鏡畫餘六十卷  
平生行事可一二考豈不隱顯俱得哉

送盧日新序

漢東盧日新資豪舉家故邊敵繇是少有當世之  
志匹馬獨出至數千里所嘗經營於桐柏山中盡  
天下俠士也無不知姓名者遇其羈愁窮苦酒酣  
縱逸蓋所交結者多非必盡其類或坐以得過咎  
然不自悔也爲余言七年之間五過其廬不一入

焉西表秦隴北達淮泗於余所據按上指畫其要害皆隱然可辨斯可謂之有志矣以余所聞仁者不後家而圖國智者不危身以干君子其行也拜親於庭侍食於堂其安強甘螯之候今何如旣而與親戚鄉里道舊故契闊則其壯者已老其老者往以死矣兒子少者或始不見其生而今不能識矣其出處離合之際故有可思者焉然後耕襄漢之田讀古人之書求志於義安命於時其退有以爲仁其進有以爲智使後有述焉豈不善哉余之識日新未能久而去去而要余以言余未能言也

播芳集序

昔人謂蘇明允不工於詩歐陽永叔不工於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句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此數公者皆以文字顯名於世而人猶得以非之信矣作文之難也夫作文之難固本於人才之不能純美然亦在夫纂集者之不能去取決擇兼收備載所以致議者之紛紛也向使畧所短而取所長則數公之文當不容議矣近世

文學視古爲最盛而議論於今猶未平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曰懼天下之議而使之無傳哉若曰聚天下之文必備藏而無遺則泛然而無統若曰各因其人而爲之去取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尤不可以列論於是取近世各公之文擇其意趣之高遠詞藻之佳麗者而集之名之曰播芳命工刊墨以廣其傳蓋將使天下後世皆得以翫賞而不容瑕疵云

與平陽林升卿謀葬父序

林君好學有文貧不能葬其父屬余爲之言余謝以母喪猶在殯方圖葬未克不忍言也林君乃言吾先人葬大父時鄉先生林英伯爲謀於江南故人叔材亦得治墓葬不以爲嫌今其無可辭余聞而傷之士貧累世命也若死不能得葬乞於人而後葬此貧之至不可諱之極也亦可以繼世爲之乎何子遇之深也雖然不可以諱此名而使其親不得葬也其往告之當有見哀者

水心文集卷之十三

墓誌銘

陳少南墓誌銘

少南以謫死葬不及銘後三十年當淳熙五年三月巳酉改葬於舊墓南百步先人之側其子六齡始次叙本末請銘於余少南姓陳氏諱鵬飛少南其字也自爲布衣以經術文辭名當世教學諸生數百人其於經不爲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復詳至而趨於深厚今世所刊曰

詩書傳者是也其晚而始得任用之未及而斥逐以死既死不泯滅而南方學者尤思之至今稱焉猶曰少南故因而不改所以記也少南温州永嘉人也曾祖某祖戩父公謨少南舉進士再爲第一中紹興十二年甲科授左迪功郎明州鄞縣主簿移浙西安撫司屬官召對爲博士太學以視學恩改承奉郎說書崇政殿除尙書禮部員外郎兼資善堂贊讀復兼說書初建太學承中原喪亂士未知所向司業高閌始更造學法及少南以文字起多所接納而江充俊秀李冲詹充張相范端臣林光朝等應其選繇是紹興之文見矣上知其名儒敬待之經筵論周平王歸魯仲子之賙上忽問母以子貴何也講讀官變色踧踖不敢對少南從容開析其所以然既而曰舜禹皆聖人興於賤微其父母待之而後顯所以貴也若失道與民以憂其父母則非所以爲貴此孔氏所以戒也上爲欣然聽納初秦丞相子熈學於少南丞相旣重少南且以熈故遂驟引用以博士爲講官其爲禮部郎也

熈爲其侍郎少南謂熈子弟未習事所下文案多不應法批其後還之每見丞相言荆襄可爲都以控接北方今置郊祀壇都驛亭勞費甚矣是不動吳越而忘讎耻以自佚也及上前講解多引尊君卑臣之義崇抑予奪有所開諷自是丞相見少南禮甚恭意浸不悅而熈尤不平遂以御史疏罷歸明年主管崇道觀上將復召有自南還者執政問少南何爲時適雪見則對曰覩妖星聚飲爲樂耳繇是除名居於惠州福建盜起少南徒步循江南踰嶺數千里而至妻子不能從紹興十八年少南居四年矣得瘴疾卒年五十會有鄉人經畧廣東得以喪歸葬於歐浦之原娶王氏子一人六齡也二女適周季顯徐貫之孫男二人曰載曰古有管見集十卷羅浮集二卷少南性簡重言動有準自幼而孤以專志勤苦成其名於聲利樂欲無所動甚學爲通博而多識治亂在人主左右謀議箴切皆合大體上亦自欲用之而不幸有所牽制一不屈節卽坐貶死及秦丞相薨諸常所排擯隨小大

收用無遺而少南獨以先卒無爲言者軋道中時  
宰欲上其事庶幾天子慨然追錄其後卒不果嗚  
呼少南之所立不少概見而至此也宰相必用士  
士必修潔博習以待用治世之常理也而其進退  
離合若此何也故士有卓然著見而不汙其所爲  
者矣其遂可以爲賢耶其亦有幸不幸耶銘曰  
古時會通俊良集左臯右夔助引汲忽非其逢牽  
挽入自行志義以維繫吁嗟少南兮命胡弗長放  
彼南服兮奄淪亡永終一世兮改厥藏後如有考

兮視銘章

葉君墓誌銘

君諱梓字元材池州貴池人父蒼有兄早死聚諸  
子自育之君以爲食將不足始治吳唐田地未久  
貲過其舊矣君令家不得妄費衣食不得自有衣  
食受一錢以上必均有餘頒親友乏歲賑貧餓衣  
食之外不得無業儒者力田各擇所任授之奴客  
趨事尺寸程約率勞以身不爲過嚴上下相勸行  
不敢惰廢其後家法成熟賓順雍睦弟楠森同時

爲鄉貢進士而楠及進士第他子弟課壠畝省廩  
審性行質實無異好惡門內如一人君旣以力佐  
其父稱善人長者葉氏繇此爲大家里中無不敬  
向而君之賢譽滿於池及傍宣歙太平三州皆能  
記其事蓋知武康縣程九萬狀太常丞徐誼書與  
君之子之實言於余者如此余聞聖賢言一身一  
家至天下皆有爲之之道然自古窮極富貴執世  
所甚重之權其當施之事多繆亂而失其所以措  
之至徒喪敗銷鑠而不足紀彼不知爲之之道故  
也君匹夫奮田間能使方千里內以其家顯是知  
爲家之道矣不可以無述也君讀書通古今以倫  
類治家使之服善而成材與致草木蟲鳥爲瑞物  
者異矣曾祖亶祖茂君卒於淳熙九年七月某日  
得年五十七十一月某日葬於吳唐娶汪氏祔焉  
三子之實爲長亦爲貢士之守之安銘曰  
治生於吳唐歸死於吳唐不媿此士昭厥芳

墓林處士誌銘

墓林處士者永嘉何傅字商霖者也死年五十七



所居墓林巷城中最深僻處也前二歲余數過焉  
草木稀疎而不榮敗屋纔三間悉用故唐書黏之  
處士潤澤詳整如大人也對客為清遠之言其言  
以有財為累而以貧賤為得以即死為可足而無  
憾其憂諸子曰恐不能如我無過其釜爨常空而  
意氣悠然未嘗以微感人人亦忘其為貧也嘗一  
日大雪道無行人處士與同巷朱伯魚問余遂登  
郭公山富覽亭之故基以望江北雪驟甚不已兩  
袂皆積余不能忍寒飲酒而下處士獨傍城隅度

橫徇徬徨折輦之間昏夜乃歸以余所知於處士  
能不以非義干其慮而有凍餓自守之樂斯亦士  
之極致也豈可謂之非賢者歟處士自少攻為詩  
竟以成名殆其死也猶課其章未繕而卒男女七  
人其長者未冠也其幼者尚抱也死之日其友翁  
忱既襚歛之又率嘗往來者盡有賻焉始克葬於  
西山崇明寺旁銘曰  
古人有言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厚薄不齊非聖  
莫司惟其不悲以刻於斯

孟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仲氏揚州人曾祖迪功郎彥明祖贈正奉大夫將之父曰并字彌性在朝請大夫淮東安撫司參議官有俊名紹興中夫人之夫名嵩朝奉郎直祕閣浙西安撫司參議官實少師信安郡王忠厚以才稱其仕不究於年而夫人既寡後七年年五十有二以淳熙甲辰二月癸未卒七月丁酉合葬於常州無錫縣富安鄉許峴山五子曰夔宣義郎監秀州華亭縣市舶務曰曾皆已亡曰猷宣義郎新監臨安府樓店務曰導承奉郎新監秀州糴納倉曰翔將仕郎兩孫曰升曰桂孫一女最長適奉議郎通判筠州李大理夫人諱靈湛六歲誦周召南詩通其意識度過人信安王以恭儉律家夫人尤勤苦敬順事夫訓子率用寒素精義釋語類先生長者之法言當家事精密有斷近智士丈夫所爲也嘗見佛者宗杲重其明悟使從其徒曰無着道人妙惣惣亦以其所知許之未三十卽齋居蔬食除割世欲晝課經梵夜習禪觀指

月出之光自喻其性以爲亘古今不能虧也將死  
子婦等前問細碎盡酬荅申衍契入照了幻妄嬉  
笑如常日亦異於人矣自詩書古文其錄賢婦烈  
女莫不備閨闈之義嚴死生之際其後世教微闕  
雖賢公卿大夫皆寄性命於禪佛及力不能守其  
說則荒憤戀結禪佛者亦笑之况婦人女子而能  
堅勇精進絕欲輕死宜其以爲竒異希有高世不  
倫之行矣若夫人是也使其負如此之性質出於  
非禪佛之世而以夫專潔從一之操與詩書古文  
之稱叅其賢行豈有高下之差乎余與猷導游嘉  
夫人之義而歎其不遇故序而銘之銘曰

彼欲伊昏彼利伊塵郤滅不存以性爲親剛者能  
之偉歟夫人昔之稱賢以法成身佩服孔倫圖史  
是陳世異教差稽德則均許峴之山水淵木困終  
也可湮銘此不泯淳熙丙午正月朔龍泉葉某撰

宣教郎通判平江府姚君墓誌銘

余友四明姚君洪卿淳熙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終  
於蘇州官舍余哭送其柩出盤門十二月十二日

九川文集 卷十三  
墓鄞縣陽堂鄉延壽寺山孤善長以狀來請銘於是善長七歲而洪卿之死涉四年矣洪卿諱穎曾祖阜左廸功郎祖孚左奉議郎父孝全以承事郎致仕洪卿淳熙五年策進士第一授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召爲祕書省校書郎出添差通判平江府遂卒年三十四洪卿冲澹謹重特有雅量賜第時余與之同謝又同期集事甚久余察洪卿不以喜累志也洪卿之學勤苦兼洽其文精俊詳實然退藏抑損常願出人後旣得盛名尤務審緩不急暴所長所歷之官皆人立欲以其材能自振迅者而洪卿摧歛鋒銳若不敢有所爲其有所爲惟恐人以爲能也蓋余復與之同官於吳而見其志益明業益習論天下事無不盡而最惓惓於當世所謂善人君子余然後竊歎國家以科目求士其偶然得之而前輩巨人皆繇此出而洪卿器端識遠益進而未已是其得人矣士之一身與其父母兄弟妻子皆繫命於舉選之得失何也以其榮悴異焉故得者莫不自以爲天與之而又自以

爲一與者不復奪也今天與洪卿之榮如此而又奪之之峻如此且併其父母兄弟妻子之望皆失之何耶豈天固愛之而固忍之耶是殆有不可得曉者也士之飭身厲行不顯於其時則傳於後而已洪卿旣首進士爲館職矣徒以得年之夭故不大見然猶當文有次官有業行有述而善長皆不能言也豈天之暫顯之而終蔽之耶是又特難曉也嗚呼此余所以記其所知之大意而不使洪卿之遂無傳也洪卿二男曰善長曰某一女曰某夫人王氏今丞相冀國公之子也銘曰  
不以旣與爲通不以復奪爲窮衆人之榮如埃隨風有孚其躬長短必終昭哉洪卿妥矣幽宮

將仕郎嵇君墓記

君諱居易字俟之家應天府宋城渡江爲上虞人高祖翰林學士穎拒不獻張堯封文者也曾祖景中將作監主簿祖立贈中奉大夫考諱琬朝請郎知袁州君用袁州恩補將仕郎銓試入等未及進官以淳熙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卒明年八月二十

三日從袁州墓右始寧鄉宋家嶼祔焉夫人趙氏  
余婦之異姓姑也故來求銘余未嘗知君而視君  
之狀曰事親純孝處已儉約有乃父風無子弟氣  
習喪袁州也毀甚骨立因得風疾以死而已其辭  
方其事逸其美畧使余無所依以爲述也辭之五  
六反夫人重介其僕謂余婦曰宣教平生辛苦旣  
無官爵且減年壽一家之恨無復愬矣而塋無埋  
銘吾他日何以見吾夫於地下汝善請之吾弗得  
弗止也其詞甚悲環聽者皆悲有淚下者余於是  
重夫人之欲以文字託其夫也其家庭之傳夫婦  
之道必有可見者然媿夫終無所依以爲述不能  
伸夫人所以託其夫之意蓋君之子曰柟曰樗一  
女尚幼姑記以遺之使待夫柟若樗者長而能考  
君之行以告將續書矣宣教郎行太學正葉某記

杜君墓誌銘

台州黃巖有善士曰杜君諱椿字大年學以厚其  
質不爲浮華枝葉之言其行推已以恕人無矯厲  
蘄絕之事其處家居鄉自以爲我士也凡爲善與

義而至於侵越其所守以涉於售譽取名之嫌者皆抑而不敢行故常足其分而已然其久而人自化服蓋其質之不可掩也試於禮部不中當特奏名因謝不出年七十四而死鄉人歎惜之淳熙十五年八月甲申君卒滿三月二子燁知仁卽葬君於善化鄉親仁里之樊川而致其壻林鶴之述來請銘燁爲鄉貢進士鶴余友也爲承議郎通判筠州余觀夫世人役於時之好惡而終其身求以徇外之繩墨爲不足以卒喪其所立者多矣如君之安於一丘而能自信獨樂耆老不倦以盡其死是可賢也故稍采其平生之大意而銘之君曾祖明祖誼父舜卿夫人商氏徐氏銘曰

君嘗榜其居之堂曰遺安義取龐公豫名其兆以牧之之樊川而自號樊翁死命其子歛用深衣墓用三月曰惟禮之從稼不使枯兮廩則不豐游於樊兮合族宗君取老而命歌兮和者幼童嗚呼爾後之人兮無墜此風

媛女瘞銘

媛女始生能誰認俄病癩不省憶四年而天將絕  
忽左右顧應荅累累長愴淚下與其母訣余多險  
艱垂四十矣初有二女連歲皆失之故與高氏頗  
自傷又傷媛之難成也蓋媛以淳熙十四年七月  
二十八日死明日瘞錢塘門外寶勝寺後龍泉葉  
某記

陳君墓誌銘

平陽陳巖字仲石自其成童智之所開師友問學  
而已年進志立習通性明服所知於家而宗族慕

焉信所行於里而鄉黨賓焉意愈高力愈下督責  
其身不使一日縱於慢游也奉持其心不使一思  
慮雜於邪妄也訓於經講於禮者必欲周於事達  
於物不計事之異同時之先後也其可見者若此  
嗚呼巖也父之鉅子弟之任兄師之傳人出而從  
宦國之脩士也夫如木升而爲材可掄如玉琢而  
爲器可縑藉也夫不幸年三十有五淳熙十五年  
十二月四日卒明年三月葬於安仁其弟崇致其  
父及師之請曰願有銘夫悲哀其志意之不及於



成就此師友之所以爲君痛也道喪久矣士不修其實職而皆以必用爲貴偶不獲用爲憾志意之卓祇重累焉三代之時道嘗行矣彼家淑其道人有其善孰從而盡用之然則壽天一也用捨一也君之自得以正其命宜有人之所不及知者銘曰卹爾婦撫爾子父母之力止矣止而弗止斯石紀之

朝散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周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周氏諱淳中字仲古及進士第乞監潭州南嶽廟教授全州以心喪去又教授廣德軍廣德之學自錢公輔洪興祖先生增制學宮教以義利先後人用知勸滿秩有吝其賢者共爲薦改官知台州寧海縣富人子育於伯父後乃愬父與貲不平傳獄累歲矣先生使並處一室爲言鞠養舊恩可念也因相泣不復愬知州索民久欠甚急先生爭不可又以故乞監嶽廟去朝廷將用之先生辭焉爲主管淮西安撫司機宜文字帥欲奏邊狀必

請先生廼具還授茶陵軍使茶陵闕遠故求之已而遂乞主管台州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授淮東安撫司參議官當上又乞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淳熙十六年五月己未卒積年六十八階至朝散大夫先生溫州瑞安縣人居三港鎮之西初買廢山躬執鋤鎌燒地種木稍鑿平爲宅旣久則大竹長杉回合蔽虧綺嵐紺池煥霍房戶先生出仕之日少退休之日多常終歲閉門花香鳥鳴暢然怡適不問外事間從市上負販錯雜見者驚異謂爲古人先生與人盡恭能推善遜強不使人以其薄仕進爲出已上故行高而人不忌著文集十卷春秋說約六卷曰昌齡者曾王父也曰贈宣教惟良者王父也曰大宗正丞贈中大夫之翰者皇考也娶林氏將作少監待問之女封宜人有四男子櫻迪功郎新福州永福縣主簿櫛未命枌先卒枋太學進士兩壻曰劉用晦林必大孫男三人燾烈熙孫女二人九月壬申櫻等塋先生於來暮鄉龜巖大宗正丞以節廉重人恨其不得爲諫官御

史先生仍所退遠利詭世無悔迄再不顯銘曰  
凡仕之初豈異乎民超卑跨尊奴使厥神又於其  
間突兀輪困智不能周併傷乃身取物之殘盼睨  
嘖呻勤拾涕洟味其芳辛吁嗟先生退以自珍冗  
不希榮屈不望伸有來招之亦莫汝徇不以爲高  
所永者仁異彼區區計伐稱勲如編羣羽附諸堅  
珉我述斯銘無情後聞

太碩人臧氏墓誌銘

贈朝散大夫丘君諱經字子常之夫人曰臧氏淳

熙十四年七月二日卒年八十七時夫人之子崇  
以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爲兩浙轉運副使上特厚  
賻賜之十五年三月六日遂葬夫人於江陰城東  
敵山始大夫葬城西四十餘年矣弗果合夫人及  
大夫皆江陰人也大夫質厚而遜有冒奪其田者  
大夫知直在已耻以訟自言因推與之紹興行經  
界法遽民尤憚役大夫貲不當募歎曰吾何敢鈎  
及鄰比以重難委人耶卒默受役費幾盡其產其  
仁不忍按如此大夫終諸子皆幼夫人悉罷廢故

所治生事獨郭外田數十畝曰耕此教若曹耳雖甚貧而能儲乏積少以供賓祭待問遺人不疑其力之不逮也察士之材否使其子擇而後從夜必令執書從旁曰我婦人也不能知書之義觀其玩誦反復清切不寐者深於學之驗也道里中某子某弟成壞近事曰此我所知也又逆論其遠者數爲危語以動切之曰我寡而爾貧使但爲中人弗能振也其後龍圖中甲科仕歷內外矣夫人每告以上拔擢太過宜自警厲之意及龍圖治行暴當世赫然爲名能臣其所平處欲周盡情僞時有縱恕必使人樂其明安其政者無不孜孜言之也天下高龍圖之名而未知夫人訓之勤也夫人旣晚獲榮養封秩龍圖又請移婦吳氏所得恩及慶太上皇帝太上皇后萬壽累至太碩人所迎置皆繁會地極燕遊滋味之適然夫人常不以爲幸間獨掩涕忽忽傷大夫之不及見而已雖篤老猶自縫緝衣弊不肯更有積輒散之曰豈無財之罪耶三子長早卒曰軾亦先卒季龍圖也二女適湯季行

湯大成孫曰壽僑脩職郎新嚴州司戶叅軍壽嗣  
壽邁壽倩壽昌壽嘏孫壻曰丁圻盧鵬南呂鼎從  
事郎新溫州軍事推官趙師端餘未行曾孫二男  
一女夫昔之履約蹈難奮其名節已而門戶盛大  
子孫昌衍迄為世家者無不稱其母之賢也夫人  
始寡居尤薄而守義益篤其子賴以成名是宜書  
矣而大夫尚德無競歿久而善愈報可不併序見  
之亦以慰龍圖君之哀思銘曰  
婺適其遇貧非其懼其義不毀有子以裕命秩厚  
之年壽久之其究不留銘勿朽之

葉君墓誌銘

君諱權字元立生五十九年淳熙十四年十月庚  
寅卒明年二月甲申葬其縣長壽鄉清名山原上  
君兄梓之墓余所銘也家世鄉里故弗詳焉君三  
世二百人四十餘室不別盤案而飭百年矣君為  
是諏其兄先一門之有無為一身責非求富也及  
其盡力而無私用天道地利而不巧故不惟自足  
又得稍溢其餘借捐隣近之窮羸君之致富非有

術也然後規處其祭喪婚嫁使有經用分其子弟使有常職使不傲不愚共家之業而皆達於學義則君之於既富可謂能有禮且有文矣此君之所以助成其兄而嗣守其法者也天下之家無必貧無必富富人之所願也然而仁者不必爲爲者不必仁自古而然未嘗合也君之事必爲而成矣成則難持大則難守惟志明者易遵而法簡者不可變也使君之志而其弟若子孫皆自克其賢以如君而君之法不待如君者皆可以行之也則葉氏之世常傳而其宗常一也豈有既哉始君之兄死請余銘其墓今君死復以請余不能知君兄弟而重銘之不辭所以勸天下之爲家者也君娶舒氏三子之章之彥之竒女歸高椿年之彥毀容深墨非乞銘之言不出余固愛之矣又聞其二子皆進於善而能不止也然則君可知已銘曰

義而聚母撓仁而富必効厥銘勿表納彼窖

厲君墓誌銘

東陽厲詳自余居永嘉及吳也東西數百里來學

歲時不歸同席畏其專余間問詳豈有兄弟任事者耶曰無兄弟大人之誨詳曰學惟遠而聞無狹師惟久而業弗遜不淑其身不止故詳之歸不敢爾余悚然知厲君有過其家者爲余言君不廣門巷不大屋宅不營子利僅足而已言簡而志嗇退已而進物桑菓蔬藥之列不亂蓋知自守者也余於是願識君淳熙十二年八月某日君年四十八無甚疾而卒詳跣哭泫震澤絕浙江以歛十四年某月某日旣葬使告余曰先生將何以相之余重媿夫累詳而不及視君之訣也且又知君願識君未果而君死也與之銘曰

厲顯唐世都督御史灌頂中興故存其址君名邦俊元明繫字考及祖曾不逮於仕配惟吳氏壻也盧輔幼女許嫁樂清夏魯君鬱所能諱爲世知續功於儒一子是貽懷德其鄉逍遙之原匪往者辭彼來者言

翰林醫痊王君墓誌銘

王君紹興乾道間名醫法應得銘初君之子大受

以銘示余寧武軍承宣使張掄之文也大受言先  
求於知樞密院黃公洽公謝曰張俟文高卒使銘  
之公簡固在爾余嘉黃公能遜又極愛張筆大受  
拜曰願改石以屬君余駭弗敢答而罷然自是大  
受見輒有請輒弗敢答而上卽位之元年余叅議  
於荆距讀銘之歲八年荆去吳郡四千里友朋之  
問累月不至大受數寄余書必言改銘事又曰吾  
弟素強無病一夕中寒死人生危脆難保而亾父  
未銘八年之期寧屢合耶余重惻然悲之嗚呼捨

貴而用賤置巧而命拙大受豈有利於其間哉君  
諱克明字彥昭饒州樂平人生乏乳以粥餌活遂  
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爲不可治君怒因自讀難  
經素問用意處藥宿病盡瘳始以其術行游江淮  
入蘇湖最後家烏鎮常數百千里赴人之急賢卿  
大夫皆自屈與游鍼灸尤精診脉有難知者必沉  
思得其要然後與藥則無不驗矣未嘗多用藥病  
雖數證亦纔下一藥曰此病之本也本除而餘病  
去矣亦有不與藥者要以某日當自愈有以爲非



藥之過者過在某事當隨其事以治之凡此類醫  
 自好者之所操惟君能必讎其言夫書醫以多愈  
 疾為奇而君本豪偉通古今喜氣節大受讀書能  
 文又以其先大家多衣冠顯人特君發憤於庸醫  
 為之耳頗微其事故今所記者僅數事至其治療  
 之曲折又不能詳為可惜也魏安行妻風痿十年  
 不起牀君施鍼而步履復初廬守王安道中風噤  
 不語旬日他醫莫知為君曰此非湯劑之所及也  
 令熾炭燒地灑藥輿安道其上藥氣熏蒸須臾而  
 蘇虜使黑鹿谷過姑蘇館病傷寒垂死部使者請  
 君治之二日愈後從徐度聘虜黑鹿谷適為先排  
 使待君親甚君莫測也至趙州馬逸傷足墜石橋  
 下谷奏其主以已之車乘之北方繇是知君名從  
 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全活幾萬人子蓋上其  
 功君曰吾非有戰功也辭不受王炎宣撫四川辟  
 君君意有不樂謁疾竟去炎怒劾君避事坐貶秩  
 又從呂正已使虜虜接伴忽被危疾服君藥有間  
 厚為謝君不肯以狀還國信所丹陽蘇著行金告

君疾君始納之疾愈卒歸其金然則不專用是易  
衣食明矣始君以試中禮部累其官至額內翰林  
醫痊賜金紫贈父實爲秉義郎母張氏封太孺人  
淳熙五年六月卒年六十七其明年五月夫人聞  
人氏亦卒聞人秀州嘉興人有幹局事姑甚孝君  
好俠尙義不問有無而能治生教子繕園池屋宅  
以爲富者聞人力也是年八月壬寅子大中大受  
大春大雅大異合塋君與聞人於湖州烏程縣永  
新鄉義安里平山女嫁孔聞詩幼未行孫男二女  
二余旣次君事而未銘也紹熙二年去荆過吳大  
受謂余卜改塋矣曰某州縣某山某年日月下大  
受又曰吾媿不知父之學近從人得一事焉胡秉  
彝之配病內秘腹脹痛號呼宛轉旬餘父往視之  
其家飭親客旣集父謂胡曰吾使恭人疾愈而與  
於會可乎以半硫圓碾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對  
客如平常銘曰

古之聖智先知疾苦草木雜使陰陽參御物無非  
藥待我而愈其言尙存有方與數後之用者視薪

九心文集 卷一三  
失斧持平不效出奇則誤天疾王君因書自悟以  
身爲節意成尺度遇病必除莫名其故豈此獨能  
彼有弗慮憤傷末流以疏掩媿余友戴肖望嘗得  
醫於君每言其切脉用藥非今人之所能預也惜  
余不及見其人而但銘其墓爾龍泉葉某撰

郭府君墓誌銘

紹熙二年八月十日東陽郭江改葬父于孝順鄉  
羅青阡來言曰吾父兄殆不知君君宜知吾父兄  
葬得君銘乎君姓郭氏諱良臣字德隣婺州東陽  
人自曾祖感祖招父知常富其里中至君兄弟皆  
士人猶故不得宦達然貲分而能不衰故郭氏日  
大繇君起昔周張二程考古聖賢微義達於人心  
以求學術之要世以其非箋傳舊本有信有不信  
百年之間更盛衰者再三焉軌道五六年始復大  
振講說者被聞浙蔽江湖士爭出山谷棄家巷賃  
館貸食庶幾聞之君二子澄江幼有異質君憐其  
弱不得遠去爲作好屋甘飴招里中或他郡年與  
澄相長少者同處聘請知其說者爲之師又嘗使

澄出從大師歸而與其師學澄靜而敏所論質皆能記憶所舉發皆能推見所得非一師爲之師者多自以爲不及也澄猶執弟子禮恭甚與澄同學者雖得科第去猶故咨澄於是君晝夜勞苦治生盡以其餘付澄爲四方師友費後數年而君年五十二以卒澄甫免君喪亦死死時年三十耳嗚呼君不獲盡壽以厚澄澄天於年而不極其學斯命也志則不可掩矣其後一二大師皆相繼死欲學者不知所統壹世又或以爲諱昔之羣萃者散亡後生求所向者莫與之適此余自涉事至今目所覩也學實而已實善其身實儀其家移以事君實致其義古今共之不可改也豈私好者能慕之私惡者能諱之哉謂其興隆有所歆艷謂其衰壞有所簡薄蓋皆過矣余傷學術之變感君與澄之志故因江之請而叙之問江舊學之廬在乎曰池深而木寒食於學之田曰歲別其租以待察江之言皆飽練世故而不回撓是足以繼其父兄矣則君之所恃以不朽者何獨銘也君娶曹氏又娶楊氏

五子長卽澄也次江沔早卒漢恢女嫁朝散大夫  
湖南運判張商卿承議郎淮西江東總領司幹辦  
公事何庶修職郎建康府溧水縣主簿魏挺修職  
郎王麟孫男八人女二人銘曰  
學術之變重事也繫於君墓使後來者有考焉故  
君之他善衆矣皆畧弗著

郭處士墓誌銘

君姓郭氏諱良顯字德揚婺州東陽人曾祖感祖  
招父知常郭氏之著於東陽久矣自浙以東數大  
家者先郭氏郭氏未有爵位財不逾人而得爲大  
家何也東陽舊俗以氣力爲雄帶刀束棍褻行道  
上失意輒相讐殺庭訟視勝者歌舞賀之爾郭氏  
美其家用儒學又知世所尊貴學之上者其有原  
本善士千里外禮致託以子弟不專請鄉州先生  
也嫁女取一時名人飾遣具從夫子所向不以族  
姓當對分毫揀擇爲近昵恩愛也人急難求假必  
隨其力以應未嘗控避游士過其家意無不自滿  
去而得路絕不復通雖其壻與客多貴亦弗輕以

事委也其敬賢知義有恥拔爲高明不見卑陋自君三世至君兄弟十餘人各有門戶畧皆如此宜其雖不富未仕而望最著於浙東有以也君尤篤厚質直學知古事陳說世變持家大約遵用父祖繩墨又自力其細小者親有孤女不能行爲擇所歸餓者與食病者與藥死者棺殮閭里纖悉一本惠利其卒小人自以失所依倚多痛惜之蓋君於爲善離其性未遠心力所至不但馳走於人所知者而已君紹熙元年年五十四死二年九月十五

日葬高塘周寅塢娶葉氏先卒三子湜洵溪女嫁修職郎前太平州教授葉挺從事郎前贛州司戶孫約文林郎湖州烏程縣丞葉知幾迪功郎新嚴州分水縣尉史彌念孫男六人女二人將葬溪以校書郎石君應之書來請銘曰願無沒其所長因具載郭氏事云今溪之羣從又數十人矣其相先以義相競以善流風成而意好熟孝慈友悌之行內合博聞恂達之譽外昭然則郭氏之大未已也豈必合門而處同釜而食然後爲善也銘曰

大能用其家之律細能踐其身之仁允也郭君弗  
疾於聞

水

文林

前太平

日華高

